

初
中
適
用
國
文
精
選
(五)

正
中
書
局
印
行

編選說明

一 本冊文字趨重理論說明，但說理之文，往往枯燥。茲仍就實際具體事項出發；所選各篇，或性靈流露，情趣盎然；或富涵歷史、地理、及社會常識，深合教學原理。文字曉暢，尤便摩習。

二 本冊就人生境遇及其意趣，闡明人生之意義，整理學生之思想，分爲三單元：

(一) 人倫與社交 (二) 學修與勞作 (三) 遊賞與美感

三 本冊分上下兩部分，各按上列三單元編輯，周而復始，表列如左：

下	上	部分 篇目 單元
21-30	1-10	人倫與社交
31-35	11-16	學修與勞作
36-40	17-20	遊賞與美感

- 一一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孟子 …… 四四
- 一二 勤工儉學傳書後 吳敬恆 …… 四六
- 一三 談動 朱光潛 …… 五三
- 一四 說靜 心 水 …… 五八
- 一五 辨志 張爾岐 …… 六一
- 一六 爲學與做人 梁啓超 …… 六五
- 一七 歐遊心影錄楔子 梁啓超 …… 七五
- 一八 乙亥北行日記 戴名世 …… 七八
- 一九 泰山日出 徐志摩 …… 八四
- 二〇 東南山中看桃花記 劉大紳 …… 八八
- 二一 塞外尋親 黃鈞宰 …… 九〇
- 二二 爲兄超求代疏 班昭 …… 九四

一 畫網巾先生傳

○順治二年，既定江東南，而明○唐王即皇帝位於福州。其泉國公○鄭芝龍，陰受於大清督師○洪承疇旨，棄關撤守備，七閩皆沒。而新令薙髮更衣冠，不從者死。於是士民以違令死者，不可勝數；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。

先生者，其姓名爵里，皆不可得而知也。攜僕二人，皆仍明時衣冠，匿跡於○邵武光澤山寺中；事頗聞於外。而光澤守將吳鎮，使人掩捕之，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。鳳陽命去其內網巾，留於軍中，戒部卒謹守之。先生既失網巾，○櫛盥畢，謂二僕曰：「衣冠者，歷代各有定制；至網巾，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。今吾遭國破，即死，豈可忘祖制乎？女曹取筆墨來，爲我畫網巾額上。」於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，畫已，乃加冠。二僕亦互相畫也。日



以爲常。軍中皆譁笑之。而先生無姓名，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。

當時是江西福建間有四營之役。四營者：曰張自盛，曰洪國玉，曰曹大鎬，曰李安民。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。得仁既敗死，自盛亡入山，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盜，號曰恢復，衆且踰萬人。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，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，皆依之。歲庚寅夏，四營兵潰於邵武之禾坪，池鳳陽詭稱先生爲陣俘，獻之提督楊名高。名高視其所畫網巾，○班班然額上笑而置之。名高軍至泰寧，從○檻車中出先生，謂之曰：「若及今降我，猶可以免死。」先生曰：「吾舊識王之綱，當就彼決之。」王之綱者，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。名高喜，使往之綱所。之綱曰：「吾固不識○若也。」先生曰：「吾亦不識若也。今特就若死耳。」之綱窮詰其姓名，先生曰：「吾忠未能報國，留姓名則辱國；智未能保家，留姓名則辱家；危不卽致身，留姓名則辱身。軍中呼我爲畫網巾，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！」之綱曰：「天下事已大定。吾本明朝總兵，徒以識時變，知天命，至今日不失富貴。若一匹夫，倔強死，何益？且夫改制易服，自前世已然。」因指其髮

而詬之曰：「此㊟種種者而不肯去，何也？」先生曰：「吾於網巾且不忍去，況髮耶？」之綱怒，命卒先斬其二僕。羣卒前㊟掉之，二僕㊟瞋目叱曰：「吾兩人豈惜死者耶？願死亦有禮，當辭吾主人而死耳！」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：「奴等得事掃除泉下矣！」乃欣然受刃。之綱復謂先生曰：「若豈有所負耶？義死雖亦佳，何執之堅也？」先生曰：「吾何負？負吾君耳！一籌莫效，而束手就擒，與婢妾何異？又以此易節烈名，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負義者，故恥不自述也。」出袖中詩一卷，擲於地，復出白金一封，授行刑者曰：「此樵川范生所贈也！今與汝。」遂被戮於泰寧之杉津。泰寧諸生謝韓，葬其骨於郭外杉窩山，題曰「畫網巾先生之墓」，歲時上塚致祭不輟。

當四營之既潰也，揚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，死逃略盡，而敗將有願降者，率兵受招撫於邵武。行至朱口，一卒獨不肯前，伸頸謂其㊟伍曰：「殺我！殺我！」其伍怪之，且問故。曰：「吾熟思之累日夜矣！終不能俯首事降將，寧死汝手！」其伍難之，乃㊟奮袂裂背，抽刃相擬曰：「不殺我者，今當殺汝！」其伍乃揮淚斬之，埋其骨而去。揭重熙傳鼎銓，先後

被獲不屈死，張自盛曹大鎬等，後就縛於瀘溪山中。

贊曰：自古守節之士，不肯以姓字落人間者，始於明。○永樂之世，當是時，一夫守義，而禍及九族，故多匿跡而死，以全其宗黨。迨○崇禎甲申而後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；而
以余所聞，或死或遁，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。有使弔古之士，莫能詳焉，豈不可惜也！
夫如畫網巾先生事甚奇，聞當時有馬耀圖者，見而識之，曰：「是為馮生舜也。」至其生平，則又不能言焉。余疑其出於附會，故不著於篇。

——南山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- 順治 清世祖年號。
- 唐王 名津鍵，清兵既陷南京，唐王稱帝於福州，改元隆武。
- 鄭芝龍 明末南安人，初為海盜，受明招降，擁唐王圖恢復，後降清，因其子成功據臺灣不屈，被殺。
- 洪承疇 明萬曆進士，官至薊遼總督，與清兵戰於松山，被執，遂降。
- 邵武 福建縣名。
- 網巾 以絲結網為巾，用以裹髮，始於明初。
- 榔盟 梳髮洗面也。
- 班班 明著也。
- 檻車

囚車也。⑤若 猶汝也。⑥種種 髮短貌。左傳：「余髮如此種種矣。」⑦揜 手持也。⑧瞋目叱 瞋，怒目也。叱，呵責也。史記：「項王瞋目叱之。」⑨伍 五人爲伍，此言徒衆也。⑩奮袂猶言奮臂。袂，袖也。裂眦，言怒甚而目眶欲裂也。⑪永樂 明成祖年號。⑫崇禎 明思宗年號。

【作者】

戴名世 清桐城人，字田有，號褐夫。康熙進士，官翰林院編修。少年才思英發，尤留心明代史事，網羅放失，旁求遺聞。因所著南山集用明永曆年號，被劾狂妄，下刑部，坐大逆被殺。

二 五人墓碑記

張溥

五人者，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，激於義而死焉者也。至於今，郡之賢士大夫，請於當道，卽除魏闢廢祠之址以葬之；且立石於其墓之門，以旌其所爲。嗚呼！亦盛矣哉！

夫五人之死，去今之墓而葬焉，其爲時正十有一月耳。夫十有一月之中，凡富貴之

子，慷慨得志之徒，其疾病而死，死而湮沒不足道者，亦已衆矣！況草野之無聞者歟！獨五人之①噉噉何也？

予猶記周公之被逮，在丁卯三月之望。②吾社之行爲士先者，爲之聲義，斂貲財以送其行，哭聲震動天地，③緹騎按劍而前，問誰爲哀者，衆不能堪，④扶而仆之。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，爲魏之⑤私人，周公之逮所由使也，吳之民方痛心焉。於是乘其厲聲以呵，則譟而相逐，中丞匿於溷藩以免。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，按誅五人。曰顏佩章、楊念如、馬杰、沈揚、周文元，卽今之⑥儼然在墓者也。然五人之當刑也，意氣揚揚，呼中丞之名而詈之，談笑以死。斷頭置城上，顏色不少變。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，買五人之脰而函之，卒與屍合。故今之墓中，全乎爲五人也。

嗟夫！大閹之亂，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幾人歟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，素不聞詩書之訓，激昂大義，蹈死不顧，亦曷故哉？且矯詔紛出，⑦鉤黨之捕，徧於天下。卒以吾郡發憤一擊，不敢復有⑧株治。大閹亦逡巡畏義，⑨非常之謀，難於猝發，待⑩聖人

稱逮治罪犯之吏役爲緹騎。㊶扶 撻也。㊷私人 指毛一鷺，爲忠賢建生祠者。㊸僮 同

僮，憑高衆立貌。㊹鉤黨 謂相牽引爲同黨也。㊺株治 因事株連逮治也。㊻非常之謀

謂篡位也。㊼聖人 指明莊烈帝。㊽贈諡 莊烈帝卽位，贈順昌太常卿，諡忠介。官其一子。

㊾問卿 周書穆王命伯問爲太僕正，後因借稱太僕爲問卿。吳公，名默，吳江人。㊿文公 名震

孟。㊽姚公 名希孟。

【參考】

五人墓 在今江蘇吳縣虎邱山塘。

【作者】

張溥 字天如，明太倉人，崇禎進士。以葬親乞假歸，不復出仕，集四方名士，倡復社以繼東林，聲勢大盛，爲執政所惡，幾遭禍。著有史論等書。

三 家書

楊繼盛

與妻書

賢妻張貞：

古人云：「○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。」蓋當死而死，則死比泰山尤重；不當死而死，則死無益於事，比鴻毛尤輕；死生之際，不可不揆之於道也。我一時間死在你前頭，你是一個激烈粗暴的性子，只怕你不曉得死比鴻毛尤輕的道理，我心甚憂。故將這話勸你。

婦人家有夫死同死者，蓋以夫死無兒女可守，活着無用，故隨夫亦死，這纔謂之「當死而死」。死有重於泰山，纔謂之「貞節」。若夫主雖死，尙有幼女孤兒，無人收養，則婦人一身，乃夫主宗祀命脈一生事業所係。如此若死，則棄夫主之宗祀，隳夫主之事業，負夫主之重託，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。則死不但輕於鴻毛，且爲衆人所唾罵，便是不知道理的婦人。

我打一百四十棍不死，是天保佑我。那時不死，於今豈有死的道理？萬一要死，也是重於泰山了，所惜者只是兩個兒子尙幼，讀書俱有進益，將來都成的，只怕誤了他；一個

女兒尙未出嫁，無人教導看管，怕惹人嗤笑。我就死了，留的你在，教導我的兒女成人長大，各自成家立計，就合我活着的一般。我在九泉之下，也放心！也歡喜！也感谢你！如今咱一家兒，無有我也罷了；無有你，一時不成的，便人亡家破，稱了人家的願，惹人家的笑。你是一個最聰明知道道理的，何須我說！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，以我的兒女爲重方可。

①二貞年幼，又無兒女，我死後，就著他嫁人；衣服首飾都打發他。我在監三年，他發心誦經，是他報我的恩了，不可著他在家守寡。

咱哥雖無照顧，也無別意，不過只是要便宜心腸。凡事讓他些，與他便宜，他就歡喜了；不可與他爭競。

二姐，四姐，要你常看顧他；五姐，六姐，也要親近他；應民自幼養活他一場，也須分他些土地。其餘家事，諒你能善處，我又說在後面，故不須多言。

與子書

應尾應箕兩兒：

人須要立志。初時立志爲君子，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。若初時不先立下一個定志，則中無定向，便無所不爲，便爲天下之小人；衆人皆賤惡你。你發憤立志，要做個君子，則不拘做官不做官，人人都敬重你。故我要你弟兄先立起定志來。

心爲人一身之主，如樹之根，如果之蒂，最不可先壞了心。心裏若是存天理，存公道，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，便是君子這邊的人。心裏若存的是人欲，是私意，雖欲行好事，也有始無終；雖欲外面做好事，也被人看破你，如根衰則樹枯，蒂壞則果落。故我要你休把心壞了。

我若不在，你母是個最正直不偏心的人，你兩個要孝順他，凡事依他，不可說你母向那個兒子，不向那個兒子；向那個媳婦，不向那個媳婦。要著他生一些兒氣，便是不孝。不但天誅你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擺布你。

你兩個是一母同胞的兄弟，當和好至老；不可各積私財，致起爭端；不可因言語差

錯，小事差池，便面紅耳赤。應箕性暴些，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；看我面皮，若有些衝撞，擔待他罷。應箕敬你哥哥，要十分小心，合敬我一般的敬纔是。若你哥哥計較你些兒，你便自家拜跪，與他陪禮。他十分惱不解，你便央及你哥哥相好的朋友勸他；不可他惱了，你就不讓他。你大伯這樣無情的擺布我，我還敬他，是你眼見的。你待哥哥，要學我纔好。

應尾媳婦，是儒家女；應箕媳婦，是官家女。此最難處。應尾要教導你媳婦，愛弟妻如親妹；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，便氣不過，生猜忌之心。應箕要教導你媳婦，敬嫂嫂如親姐；衣服首飾，休穿戴十分好的。你嫂嫂見了，口雖不言，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，嫌隙自此生矣。四季衣服，每遇出入，妯娌兩個是一樣；兄弟兩個也是一樣的。每喫飯，你兩個同你母一處喫，兩個媳婦一處喫；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。久則就生惡了。

你堂兄燕雄、燕豪、燕傑、燕賢，都是知好歹的人，——雖在我身上冷淡，卻不干他事。俗語云：「好時是他人，惡時是家人。」你兩個要敬他讓他。祖產分有未均處，他若是愛便宜，你讓他罷。切記休要爭競，自有旁人話短長也。

你兩個年幼，恐滑人見了，便要哄誘你。或請你喫飯，或誘你賭博，或以心愛之物送你，或以美色誘你。一入他圈套，便喫他虧。不惟蕩盡家業，且弄你不成的人。若是有這樣人哄你，便想我的話來識破。他合你好，是不好的意思，便遠了他；揀着老成忠厚，肯讀書肯學好的人，你就與他肝膽相交，語言必信；逐日與他相交，你自然成個好人，不入下流也。

讀書見是件好事，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；見一件不好的事，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；見一個好人，則思量我將來必要與他一般；見一個不好的人，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。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，行事自然不會苟且，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。

居家之要：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。院牆要極高，上面必以棘針緣的周密；少有缺壞，務要追究來歷。如夏間霖雨，院牆倒塌，必卽修起；如雨天不便，亦卽時加上塞籬，不可遷延日月，庶止姦盜之原。酒肉麵果，油鹽醬菜，必總收一庫房；五穀糧食，必總收倉房。當家之人，掌其鎖鑰，家人不得偷盜。衣服要樸素，房屋休高大，飲食使用要儉約。休要見人家

穿好衣服，便要做；住好房屋，便要蓋；使好家伙，便要買；此致窮之道也。若用度少有不足，便算計可費多少，即賣田產補完。切忌不可揭債，若揭債則日日行利！累得債深，窮得便快。戒之戒之！

田地四頃有餘，穀你兩個種了。不可貪心，見好田土又買。蓋地多則門必高，糧差必多，恐致負累，受縣官之氣也。

與人相處之道，第一要謙下誠實。同幹事，則勿避勞苦；同飲食，則勿貪甘美；同行走，則勿擇好路；同睡寢，則勿占牀席。寧讓人，勿使人讓我；寧容人，勿使人容我。人有恩於我，則終身不忘；人有讎於我，則即時丟過。見人之一善，對人稱揚不已。聞人之過，則絕口不對人言。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，則云他有恩於我，我無恩於他；則感恩者聞之，其感益深。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，則云彼與我平日最相好，豈有惱我謗我之理；則惱我者聞之，其怨即解。人之勝似你，則敬重之，不可有妬忌之心；人之不如你，則謙待之，不可有輕賤之意。又與人相交，久而益密，則行之邦家，可無怨矣。

我一母同胞現在者四人，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。大伯有四個好子，且家道富貴，不必你憂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，要你常看顧他，你敬他合敬我一般。至於五姑六姑，亦不可視之如路人也。同族中有飢寒者，不能葬者，不能嫁娶者，要你量力周濟，不可忘一本之念，漠然不關於心。

你姐，是你同胞的人，他日後若富貴便罷；若是窮，你兩個要老實供給照顧他。你娘要與他東西；你兩個休要違阻。若是有些違阻，不但失兄弟之情，且使你娘生氣，又爲不友，又爲不孝。記之記之！

——楊忠愍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①死有重於

：兩句

見司馬遷報任少卿書。

②二頁

繼盛妾名。

【作者】

楊繼盛 字仲芳，號椒山，明容城人。官至兵部員外郎，以疏劾嚴嵩被害。後追贈太常，諡忠愍。

四 板橋至性

陳東原

板橋有至性，無往不以忠厚待人，恰是中國宗法道德養成的。不但愛人，並且愛物。我們試一一論出。

板橋母親死的很早，據七歌裏說，是在他三歲時候，據乳母詩說是四歲，大概在纔三整歲，中國俗呼四歲的時候。那時本無甚知識，你看他後來追念他母親道：

「我生三歲我母無，叮嚀難割襁中孤。登牀索乳抱母臥，不知母歿還相呼！兒昔夜啼啼不已，阿母扶病隨啼起；婉轉嗅撫兒熟眠，燈昏母咳寒窗裏。嗚呼二歌兮夜欲半，鴉棲不穩庭槐斷！」

「不知母歿還相呼，」這一句何其感傷！有一次我爲一班中學生講解到這句時，竟有爲之流淚的。板橋對家庭之愛，不獨母親如此，其他也多如此。他父親娶了一個後母，那時他家庭仍然很窮，板橋受其後母的益處不少。他在七歌裏追念他的後母道：

「無端涕泗橫，○闌干，思我後母心悲酸。十載持家足辛苦，使我不復憂飢寒。時缺一升半升米，兒怒飯少相觸牴，伏地啼呼面垢汗，母取衣衫爲湔洗。嗚呼三歌兮歌徬徨，北風獵獵吹我裳！」

他的叔父對於他，也有極厚的愛情，他在七歌裏追念他的叔父道：

「有叔有叔偏愛姪，護短論長潛覆匿。倦書逃藥無事無，藏懷負背趨而逸。布衾單薄如空橐，敗絮零星兼臥惡。縱橫溲溺漫不省，就溼移乾叔夜醒。嗚呼四歌兮風蕭蕭，一天寒雨聞雞號！」

這都是至情至文，不朽的作品。至於他的乳母詩，前人推重的已多，尤感人的，是這詩的序。這序敘述乳母費氏待他的厚恩道：

「乳母費氏，先祖母蔡太孺人之侍婢也。變四歲失母，育於費氏。時值歲饑，費自食於外，服勞於內。每晨起，負變入市中，以一錢市一餅置變手，然後治他事。間有魚餐瓜菓，必先食變，然後夫妻子母可得食也。」

數年費益不支，其夫謀去，乳母不敢言，然長帶淚痕。日取太孺人舊衣，澣洗補綴，汲水盈缸滿甕，又買薪數十束積竈下，不數日竟去矣！燮晨入其室，空空然，見破牀敗几縱橫，視其竈猶溫，有飯一盞菜一盂藏釜內，即常所飼燮者也。燮痛哭，亦不能食矣！

後三年來歸，侍太孺人，撫燮倍摯，又三十四年而卒，壽七十有六。

方來歸之明年，其子俊得操江提塘官，屢迎養之，卒不去！以太孺人及燮故，燮成進士，乃喜曰：「吾撫幼主成名，兒子作八品官，復何恨！」遂以無疾終。

板橋因受經濟的壓迫，愈覺得愛情的可貴。惟其在這樣愛的滋養中，所以成就他至性流露，充塞天地的人格。乳母詩最後兩句道：「食祿千萬鍾，不如餅在手。」愈見其愛慕乳母之重。至其中有「長恨富貴遲，遂令慚惡久」句，實足表示宗法社會中一般人受窮困壓迫者之憤慨心理。不過板橋壯年前雖以窮困之故，受了許多折磨，感盡人間冷暖，他卻無現在一般青年的阿諛媚世或勢利炫人的心理。板橋卻是實實在在願大庇天下寒士的。他有一圖章云「恨不得填滿了普飢債」這是何等心胸！你看他到

范縣做官未久，即令其弟持俸錢南歸，挾家比戶的散給，以敦宗族，睦親鄰，念故交，調恤鄉里。他做官後，想到他東門一派本家的生活，「取魚撈蝦，撐船結網，破屋中喫糝糠，啜麥粥，奉取荇菜蘊頭蔣角煮之，旁貼蕎麥鍋餅，便是美食，幼兒女爭吵」的光景，便含淚欲落，這是何等忠厚。

原來板橋的行爲思想，受歷史的壓迫最深，一肚子仁義道德孝弟忠信造成他那樣的人格。然而當時社會就壞到極點了，尤以讀書人最爲虛偽，所以他罵秀才，罵讀書人。他則率真處世，提倡忠厚。他說讀書人的正當的，是「入則孝，出則弟，守先待後，得志澤加於民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」的。「今則不然，一捧書本，便想中舉，中進士，作官，如何攫取金錢，造大房屋，多置田產，起手便錯走了路頭，後來越做越壞，總沒有箇好結果。其不能發達者，鄉里作惡，小頭銳面，更不可當。」他受盡窮困，所以看破了錢財；成了進士做了官，所以看破了讀書人；因而他纔敢說，敢罵，敢做出來。他覺得世上事，都是假的，只有真情往還，纔是真的；這是他忠厚待人，至性流露的根本原因。

他推此忠厚之性，至於愛物。他在濰縣署中與其弟墨第二書中說及教子之道，雖嬉戲頑耍，務令忠厚悱惻，不爲刻薄。他說：

「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。我圖娛悅，彼在囚牢，何情何理，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？至於髮繫蜻蜓，線縛螃蟹，爲小兒玩具，不過一時片刻便摺拉而死。夫天地生物，化育劬勞，一蟻一蟲，皆本陰陽五行之氣，綑縲而出，上帝亦心心愛念。而萬物之性人爲貴，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爲心，萬物將何所託命乎？蛇虺蜈蚣豺狼虎豹，蟲之最毒者也，然天既生之，我何得而殺之？若必欲殺盡，天地又何必生？亦惟驅之使遠，避之使不相害而已。蜘蛛結網，於人何罪？或謂其夜間呪月，令人牆傾壁倒，遂擊殺無遺。此等說話，出於何經何典？而遂以此殘物之命，可乎哉？可乎哉？」

這許多話，好似有些迂腐，但正是從前人忠厚處，惟板橋纔說得如此透澈。

至性流露，表現得適中，固令人感愧，一旦形容過當，遂爲社會所歧視，因目爲狂。鄭方坤曰：「板橋徒以狂故，不理於口。」大概板橋喜歡任性言談，臧否人物，無所忌諱，又

喜和尙們結交，當時遂頗有受人非難處。阮元 淮海英靈集說他「嘗置一囊，銀錢果食之類，皆貯於內，遇故人子或鄉鄰之貧窮者，隨所取而贈之。」這原是他贈人銀錢，懼人慚愧之苦心，也是他忠厚待人之極端表現。但阮元還說他是「性疏宕」所致，那就難怪當時有不理於口的了。板橋印章，有「畏人嫌我真」及「直道心腸」的，都是他自道的真話。板橋嫁女是一箇極有趣的故事，據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所轉載，云：

「板橋有女，頗能傳父學。及笄矣，而未字。友人某，所學所好，悉與板橋合。一日板橋語其女曰：『吾攜汝至一好去處，』乃偕至友家，曰：『此汝室也，好爲之，行且』琴鳴瑟應矣。』女知父意，亦留不復去。」

這很足表示板橋之真，但正是世人所目爲狂處。板橋在那時候，已打破婚姻的虛偽儀式了。

【註釋】

①闌干 縱橫也。

②臧否 臧，善也。否，音痞，惡也。臧否人物，即褒貶人物之意。

③琴鳴瑟應

言夫婦和睦也。用詩「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」與「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」之意。

【作者】

陳東原 今人，曾任安徽省立圖書館館長。著有中國婦女史。

五 杜環小傳

宋 濂

杜環，字叔循，其先廬陵人，侍父一元游宦江東，遂家金陵。一元固善士，所與交皆四方名士。環尤好學，工書，謹飭，重然諾，好周人急。

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，死於九江，家破。其母張氏，年六十餘，哭九江城下，無所歸。有識允恭者，憐其老，告之曰：「今安慶守譚敬先，非允恭友乎？盍往依之？」彼見母，念允恭故，必不遺棄母！母如其言，附舟詣譚，譚謝不納。母大困，念允恭嘗仕金陵，親戚交友，或有存者，庶萬一可冀。復哀泣從人至金陵，問一二人無存者，因訪一元家所在，問「一元今無恙否？」道上人對以「一元死已久，惟子環存，其家直鷺州坊中，門內有雙橋可辨識。母

服破衣，雨行至環家。環方對客坐，見母大驚，頗若嘗見其面者。因問曰：「母非常夫人乎？何爲而至於此？」母泣告以故，環亦泣，扶就坐，拜之，復呼妻子出拜。妻馬氏，解衣更母溼衣，奉糜食母，抱衾寢母。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，環知故人無在者，不足付，又不知伯章存亡，姑慰之曰：「天方雨，雨止，爲母訪之。苟無人事母，環雖貧，獨不能奉母乎？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，今母貧困，不歸他人而歸環家，此二父導之也。願母無他思！」時兵後歲饑，民骨肉不相保。母見環家貧，雨止，堅欲出，問他故人。環令媵女從其行，至暮，果無所遇而返，坐乃定。環購布帛，令妻爲製衣衾，自環以下，皆以母事之。母性褊急，少不愜意，輒詬怒。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爲，勿以困故，輕慢與較。母有痰疾，環親爲烹藥，進匕筋。以母故，不敢大聲語。

越十年，環爲太常贊禮郎，奉詔祠會稽，還道嘉興，逢其子伯章，泣謂之曰：「太夫人在環家，日夜念少子成疾，不可不早往見！」伯章若無所聞，第曰：「吾亦知之，但道遠不能至耳！」環歸，半歲，伯章來，是日環○初度，母見少子，相持大哭，環家人以爲不祥，止之。

環曰：「此人情也，何不祥之有！」既而伯章見母老，恐不能行，竟給以他事辭去，不復顧。環奉母彌謹，然母愈念伯章，疾頓加。後三年，遂卒。將死，舉手向環曰：「吾累杜君！吾累杜君！願杜君生子孫，咸如杜君！」言終而氣絕。環具棺槨殮之禮，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。歲時常祭其墓云。環後爲晉王府錄事，有名，與余交。

○史官曰：「交友之道難矣！○翟公之言曰：『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，』彼非過論也，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。人當意氣相得時，以身相許，若無難事；至事變勢窮，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！況既死而能養其親乎？吾觀杜環事，雖古所稱義烈之士，何以過而世俗恆謂今人不逮古人，不亦誣天下人哉！」

——宋學士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○初度 始生時也。楚辭：「皇覽揆余於初度兮。」皇，皇考也。覽，觀也。揆，度也。言揆度其始生之時也。故俗稱生日曰初度。

○史官 作者自稱。

○翟公 漢下邳人。文帝時爲廷尉，賓客填門，及

罷，門外可設雀羅；後復用，賓客欲往，公大署其門曰：「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；一貧一富，乃知交態；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。」

【作者】

宋 濂 字景濂，明浦江人。英敏強記，通五經，自少及老，未嘗一日去書。撰《元史》二百十卷。

六 師說

韓愈

古之學者必有師，師者，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爲惑也終不解矣。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固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；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。吾師道也，○夫庸○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？是故無貴，無賤，無○長，無○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。嗟乎！師道之不傳也久矣！欲人之無惑也難矣！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，猶且從師而問焉；今之衆人，其去聖人也亦遠矣，而恥學於師；是故聖益聖，愚益愚，聖人之所以爲聖，愚人之所以爲愚，其皆出於此乎？愛其子，擇師而教

之，於其身也則恥師焉，惑矣！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其句④讀者也，非吾所謂傳其道，解其惑者也。句讀之⑤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師焉，或不焉，小學而大遺，吾未見其明也。⑥巫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不恥相師；士大夫之族，曰師、曰弟子云者，則羣聚而笑之。問之，則曰：「彼與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。」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。嗚呼！師道之不復可知矣。巫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齒，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歟！聖人無常師，孔子師⑦郯子、萇弘、師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，其賢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。」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，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，如是而已。

李氏子蟠，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藝經⑧傳，皆通習之，不拘於時，學於余，余嘉其能行古道，作師說以⑨貽之。

——韓昌黎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①夫 音扶 ②庸知 猶豈知也。 ③長 音漲。 ④少 去聲。 ⑤句讀 凡文字中語絕處

曰句語未絕而以點分之，使於諷誦曰讀。讀音豆。⑥不 上聲，讀同否。⑦巫醫 爲人祈禱者曰巫，治病之人曰醫。⑧郟子 春秋時小國之君，孔子問官於郟子。郟音談。⑨萇弘 周大夫，孔子訪樂於萇弘。⑩師襄 魯之樂官，孔子學琴於師襄。⑪老聃 卽老子，孔子問禮於老聃。⑫李蟠 唐貞元十九年進士。⑬傳 去聲。⑭貽 贈遺也。

〔作者〕

韓愈 字退之，唐鄧州南陽人。操行堅貞。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，鯁直無所忌。憲宗時諫迎佛骨，坐貶潮州刺史。其先世居昌黎。宋元豐中追封爲昌黎伯，故世稱韓昌黎。著有韓昌黎集。

七 獄中上母書

夏完淳

不孝完淳今日死矣。以身殉父，不得以身報母矣。痛自①嚴君②見背，兩易春秋，冤酷日深，艱辛歷盡。本圖復見天日，以報大仇，卹死榮生，③告成④黃土。奈天不佑我，⑤鍾虐先期。一旅纔興，便成⑥齏粉。去年之舉，淳已自分必死，誰知不死，死於今日也。斤斤延

此二年之命，㊟菽水之養無一日焉。致慈君托迹於空門，生母寄生於別姓，一門漂泊，生不得相依，死不得相問。淳今日又㊠溘然先從㊡九京，不孝之罪，上通於天。嗚呼！雙慈在堂，下有妹女，門祚衰薄，終鮮兄弟。淳一死不足惜，哀哀八口，何以爲生？雖然，已矣。淳之身父之所遺，淳之身君之所用，爲父爲君，死亦何負於雙慈？但雙慈推乾就濕，教禮習詩，十五年如一日。嫡母慈惠，千古所難，大恩未酬，令人痛絕。慈君託之義融女兄，生母託之昭南女弟。淳死之後，新婦遺腹得雄，便以爲家門之幸，如其不然，萬勿置後。㊢會稽大望至今而零極矣，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，幾人哉？立一不肖後，如西銘先生，爲人所詬笑，何如不立之爲愈耶？嗚呼！大造茫茫，總歸無後。有一日中興再造，則廟食千秋，豈止麥飯豚蹄，不爲餒鬼而已哉？若有妄言立後者，淳且與先文忠在冥冥誅殛頑。㊣噐，決不肯捨。兵戈天地，苟死後，亂且未有定期。雙慈善保玉體，無以淳爲念。二十年後，淳且與先文忠爲出塞之舉矣，勿悲勿悲。相託之言，慎勿相負。武功甥將來大器，家事盡以委之。㊤寒食㊦盂蘭，一杯清酒，一盞寒燈，不至作㊧若敖之鬼，則吾願畢矣。新婦㊨結褵二年，賢孝素著，武

功甥好爲我善待之，亦武功。⑤渭陽情也。語無倫次，將死言善，痛哉痛哉！人生孰無死？貴得死所耳。父得爲忠臣，子得爲孝子，含笑歸。⑥太虛，了我分內事。大道本無生，視身若敝屣。但爲氣所激，緣悟天人理。惡夢十七年，報仇在來世。神遊天地間，可以無愧矣。

【註釋】

①嚴君：易家人：「家人有嚴君焉，父母之謂也。」今專以稱父。

而去也。晉書李密傳：「臣以險覈，夙遭閔凶，生孩六月，慈父見背。」②告成：詩大雅江漢：「經營四方，告成於王。」疏：「告其成功於宣王也。」後凡稱事已成曰告成。

③黃土：指其父墓。

④鍾虐：鍾，重也，聚也；鍾虐，猶言大難。

⑤齋粉：謂粉身碎骨也。

⑥菽水之養：菽，豆也。禮檀弓：「子路曰：『傷哉貧也！生無以爲養，死無以爲禮也。』」孔子曰：「啜菽飲水，盡其歡，斯之謂孝。」

⑦溘然：忽然也，言其快。

⑧九京：卽九原，又作九泉，蓋形似而誤錯出。爲春秋晉國卿大夫墓地，在今山西省絳縣北境。

⑨會稽：郡名，秦置，今江蘇東南部浙江西部皆其地。治吳，今江蘇吳縣。完淳，華亭人，華亭古屬會稽。

⑩音銀，愚也。⑪寒食：節名，荆楚歲時記：「冬至後一百五日，謂之寒食，禁火三日。」註：「據

曆合在清明前二日，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。」按寒食禁火之俗，世多以為晉文公哀念介之推而作。③孟蘭 指舊曆七月十五日——中元節。孟蘭盆經：「是佛弟子修孝順者，應念念中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，年年七月十五日，常以孝慈憶所生父母，為作孟蘭盆（按以盆貯百味）施佛及僧，以報父母長養之恩。」按七月十五日為衆僧結夏圓滿之期，結夏九旬，參學得道者多，此日修供，其福百倍，故佛教人於是日作孟蘭盆，施佛及僧以報親恩也。（孟蘭盆為倒懸之義，七月十五日施佛及僧功德無量，可救先亡倒懸之苦，故稱孟蘭盆。）今俗於中元節作孟蘭盆會，即此遺義，但多誤會為施餓鬼者，蓋未悉其緣起也。④若敖之鬼 左傳宣四年：「鬼猶求食，若敖氏之鬼，不其餒而。」按此係楚令尹子文語。子文為若敖之後，鬻子越椒之將滅宗，故有此言。後子越椒以若敖氏之族叛，楚遂滅若敖氏。今多引以喻無嗣者。⑤結縞 詩豳風東山：「親結其縞，」傳：「縞，婦人之褱也。母戒女施巾結帨。」郝懿行爾雅義疏：「婦人之褱即蔽膝。釋名：『婦人蔽膝，濟人謂之巨巾，田家婦女出至田野，以覆其頭，故因以為名也。』」然則婦人之褱，既以蔽膝，又以覆頭。今登州女子嫁時，以絳巾覆首，謂之褱子，即古所謂巾歟。然則詩言結縞，即結其蔽膝之系。今田家嫁女，母為施妝，名曰上頭。即繫褱於首，與釋名之義合。」據此，古言結縞，正猶今言上頭，故世亦

稱結婚爲結縞。縞亦作縞。②渭陽 詩秦風篤名，渭陽，渭水之陽也。康公之舅，晉公子重耳也，出亡在外，穆公召而納之，時康公爲太子，遂之渭陽而作此詩。後人每引此言舅甥之誼。③太虛 文選孫綽遊天台賦：「太虛遼廓而無闕。」註：「太虛，謂天也。」

【作者】

夏完淳 字存古，華亭人。明考功郎夏允彝之子。清師南下，允彝從總兵吳志葵起兵吳淞江，事敗，投松塘死。完淳亦參軍事，復與陳子龍等歃血舉義，爲清軍所執，逮至金陵。臨行，完淳拜辭其母曰：「忠孝家門事，何須問此身。」至江寧，望見鍾山曰：「我得歸骨於高皇帝孝陵，千載亡恨。」及見督師洪承疇，洪欲寬釋之，謬曰：「少年亦能叛乎！」完淳曰：「爾乃老叛，我忠臣，何叛乎？」長笑就刑，年僅十八。所著有玉樊堂集。

八 金縷曲

顧貞觀

季子平安否？便歸來，生平萬事，那堪回首？行路悠悠誰慰藉，母老家貧，子幼，記不起

從前杯酒。魑魅搏人應見慣，料輸他覆雨翻雲手，冰與雪，周旋久。

淚痕莫滴牛衣透，數天涯，依然骨肉，幾家能彀？
○ 似紅顏多薄命，更不如今還有？只絕塞苦寒難受，廿載包胥承一諾，盼○烏頭馬角終相救。置此札，兄懷袖。

我亦飄零久！十年來，深恩負盡，死生師友。宿昔齊名非忝竊，只看○杜陵窮瘦，曾不減○夜郎○。○ 僂僂。薄命長辭知己別，問人生到此淒涼否？千萬恨，爲君剖。

君生辛未吾丁丑，共些時冰霜摧折，早衰蒲柳。詞賦從今須少作，留取心魂相守。但願得河清人壽。歸日急翻行戍稿，把虛名料理傳身後。言不盡，觀頓首。

——彈指詞——

【註釋】

○烏頭馬角

語見風俗通：

「燕太子丹質於秦，求歸，秦王曰：『待烏頭白，馬生角，當放子歸。』」

○杜陵

指杜甫，以喻自身。

○夜郎

指李白，曾流放夜郎；此處喻漢槎。

○僂僂 孤苦慘

淒之意。

【作者】

顧貞觀，字華峯，號梁汾，清無錫人。時有吳江人吳漢槎，以罪謫貶寧古塔，貞觀作此寄之，爲納蘭成德所見，大爲感動，因代說項，吳得釋還。

九 交信錄序

謝枋得

天下有○達道；不曰朋友，而曰朋友之交。交者，精神有契，道德有同，非外相慕也。夫交以朋友，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。○易大傳曰：「定其交而後求。」定者，見其心之可交也。交亦豈易定哉！公卿求士，見其才，不見其心，能負人；吾視○魏其侯○翟廷尉，悲之。士求公卿，見其勢，不見其心，能汙人；吾視○揚雄○班固○蔡邕，笑之。○契之教人曰：「朋友有信。」孔門合交與信並言，信而交，交而愈信，亦可以無悔矣！同富貴相忌，而有○九官○十臣；同貧賤相疎，而有仲尼弟子；同忠難相怨，而有○東漢黨人；此謂交，此謂信，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。今人錄交曰雲萍，雲萍皆無情之物，義已不信，交何能堅？請

名之曰交信錄。交無上下，無貴賤，無死生，吾盡吾信，不敢求諸人，百年之間，萬世之後，倘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，始可見朋友之助，始可言交信矣。

——疊山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○天下有達道 中庸：「天下有達道五，曰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婦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。」 ①易。

大傳 孔子作。 ②魏其侯 漢田蚡日益貴盛，魏其侯竇嬰賓客，皆去而就蚡。 ③翟廷尉 翟

公，漢文帝時為廷尉，賓客填門，及罷，門可羅雀。 ④揚雄 作劇秦美新，以頌王莽。 ⑤班固 蔡邕

固黨竇憲，竇附董卓，憲卓敗，固邕均死獄中。 ⑥契 高辛世子，舜五臣之一，商之祖也。 ⑦九

官 漢書劉向傳：「臣聞舜命九官，濟濟相謀，和之至也。」 ⑧十臣 論語：「武王曰：予有亂臣

人。」

【作者】

謝枋得 字君直，宋弋陽人。寶祐中，舉進士，宋末，為江西招諭使，知信州，與元兵戰不利，乃變姓名，

披麻衣，賣卜建陽市中。天下既定，遂居閩中。參政魏天祐，見時方以求材為急，欲薦枋得為功，逼之

北行至元都，不食而死，妻子亦殉。著有疊山集五卷，文章軌範六卷。

一〇 日本人的社會習尚

戴季陶

一個小民族，要想發展進步，尙武當然是一個最必要的習性。日本人的尙武，是人知道的。他們社會上種種的風習，與乎各種組織制度，處處可以表示他們尙武的精神來。這一點倒是十幾萬留學生，人人替日本人宣傳得够了，用不着我再來說。我想要特別說明的，倒是充滿日本社會的一種平和互助的習性。我們一定要了解尙武的習性，組織，制度，一定靠平和互助的習性去調和他幫助他，才有真實的用處。「爲生存而競爭，爲競爭而互助。」這是生物的本能。尙武是爲競爭而有的德性，平和是爲互助而有的德性，兩者同時是天生成的。無論怎樣野蠻殘酷的社會，都有多少平和的習性。如果天下有不會流淚的人，有不會流淚的民族，那麼或者他會絕對不懂得平和的。如果不然，無論怎樣好勇鬪狠，一定是有一種平和的情緒，流在民族生活的大平原當中。

日本人尙武的風氣不只是封建時代幾百年當中養成是他開國以來，一種新民族的生存必要上產生出來的習性。而他們和平的習性表現到社會風俗上成爲一種制度，這確是中國文化和佛教文化普及發展的結果。果然，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，帶了許多殺伐性，中國講仁愛講中庸正道的孔子學說，會造成日本古學派的山鹿素行的神權說來，這是證明思想會隨境遇而變化。可是我們再翻過一面想，日本這一個山間蠻族，如果不得到中國印度的文化，他自己本身，決不是在二千年的短期當中，發明得出高尙的文化來的。豈不是至今還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鬼麼？——日本的傳說，有說上古時代，日本地方住着一種「鬼」，是最野蠻的原人，專門吃人肉喝人血的。——尤其是使我們特別注意的，就是日本社會生活當中一切平和的習尙，都是佛教種種教義教儀教禮的表現和中國文化的「禮教」的表現。直接淵源於日本固有神道的思想行爲是尙武，間接淵源於中國印度的思想行爲是尙文。更就精神生活的分析上說，日本的信仰生活，產生尙武的風習；而藝術的生活，產生平和的風習。我們試把日本所有的

藝術，分門別類，一件一件的研究，的確是很少發現和戰鬥相關的藝術。——除了武器的裝飾和狂言當中關於戰事的題材而外，多是表現平和思想和和平生活的。「茶道」「生花」兩種特殊的藝術的流行，並且是專為打消武家殺伐的習性——化干戈為玉帛——起見，這是歷史所明白告訴我們的。

日本民族的文明，年代是很淺的。封建的制度的廢除，不過是六十年前的事情。然而社會的文化，確是比中國進步得多。各種野蠻的械鬪，和名實相符的部落生活，在日本內地，是非常之少的。中國北方的寨子，南方的堡，這種完全是聚族而居的部落，在大一統的放任政治下面，他們過的生活，還是日本封建制度以前東南東北各地民族制下的生活。法律的效力，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，而政治的效力，不能強制人民的行動。再加上一個專制的愚民的政策，於是中國整個民族的文化，除了腐敗墮落的長江流域而外，北方諸胡混合的黃河流域，和苗獠雜處的西江流域，連封建制度的干涉政治的訓練也沒有受過，一天一天向野蠻方面退化，這是很當然的。日本的社會裏面，所以確

實流行着中國的禮教的好處，而中國只保留着禮教的腐敗無用的墮力，就是這個緣故。

我們從前住在日本的時候，那時日本的人口，沒有今天這樣稠密，資本主義沒有今天這樣成熟，由金錢造成的階級區分，沒有今天這樣明晰，生活沒有今天這樣困難。那時日本社會生活的情況，還保存着不少舊日良好風習。凡是二十年前到過日本的人，都很能知道的。便是在歐洲戰爭之前，東京大阪繁華，已絕非日俄戰前可比。但是社會的矛盾和裂痕，倘不如今日之甚。直到大地震之後，民衆的心理，隨着生活動搖，才起了絕大的變化。變化的方面，可以一言蔽之，就是「由安定向不安定，由平和向不平和。」偏偏很奇怪，社會人心，一天比一天向不平和方面變化，而尚武的精神，亦一天比一天消失。信仰心是比從前減少了，而一方面迷信卻比從前加多了。反宗教的運動，和無政府的傾向，剛剛與迷信的流行，成一個正比例。經過一千幾百年，才嚼融了中國文明印度文明，調和在日本人的血液裏，造成一種特殊的日本趣味，現在這日本趣味，卻

是一天破壞一天，一天減少一天。這一次我隔了六年後到東京，一切聞見，差不多有隔世之感。簡單說：

一、日本人的自信力減少，由自信力減少，而社會的民族的裂痕，便一天一天擴大。因為信仰漸趨薄弱的緣故，迷信的增加，卻是五花八門，和三年前我在四川所感覺的程度雖有不同，而方向完全一樣。任何階級，都是拜金主義者，即日本人所謂「町人根性」支配着。

二、民族的信仰心減少，同時就是民族美術性的破壞，尙武精神和平精神的低落。對於過去的感受，對於將來的希望，越是崩壞，而對於現在的玩賞精神，也就漸漸的崩壞。所謂「日本趣味」在東京大阪那樣大都市裏面，差不多要看不見了。

三、平和的好美精神和賞美的習慣，被一刻不停的鬥爭生活打破，社會生活失了平和性，而人生的內容，便一天比一天寂寞枯燥。生活的疲乏到了極度，自動的尙武，變了被動的爭鬥。社會組織的缺陷，一天擴大一天，於是全社會都充滿着革命的恐怖空

氣

這些是大都會的現象；然而在離都市較遠的地方，還可以看得見日本的本來面目，這些變動的情形，且放到後面再講。現在先講十五年以前日本社會生活的平和相。日本民族是最喜歡清潔整齊的，他們的生活，一般都很有規律。又是一個最講禮教的。他們的禮教，和中國老先生們口頭的性理，和早已變成僵屍的禮教精力支配着的中國社會，絕然不同。支配日本社會的繁文縟禮，比之中國，還要厲害得多。但是那些形式，還活潑潑的各自有他的效用，並不會變作禮教的化石。我們且先從日本人的家庭看起，日本人的社會，是一個男權的社會，女子是決沒有地位的。所謂三從四德賢母良妻，這些道德標準，在日本很確實地存在着，很生動地行使着。可是再沒有像中國那樣把女子關鎖在後房裏，不許與人見面的習慣。女子的言語行動，在一定制度下面，是有相當的自由的。女子對於他的丈夫，是絕對的服從，絕對的恭順。每天丈夫出門回家，必定是跪迎跪送，但是他這一種跪送，已經成了一種很活潑的自動的動作。女子所使

用的言語，和男子所使用的言語，在文法上修詞上，是絕對不同的。任何時候，任何地方，很少聽見有女子使用普通的簡語。男子卻是不同的，在社會交際上，中流以上的男子，他們有幾種交際語，這些交際語，處處都相當的表現出男性。在很恭順地，向對方使用最敬語的時候，也處處很留意地保持着人格的威嚴。男子在幼年稚年時代的用語，已經是很顯明表現男子的獨立性和自尊性。這種地方，學校和家庭裏面，都是很獎勵的。在這樣一個男女階級最彰著而且懸殊的社會裏面，卻有一個很特殊的和中國不同的地方。我們且把他比較論出來。

一、中國的男尊女卑，是一個表裏很不相同的畸形制度，尤其在上層階級的家庭裏面，更是如此。一方面有極端男子虐待女子的事實，一方面更有極端的女子壓迫男子的事實。男子在名譽的壓迫下面，虛偽的忍耐和虛偽的隱瞞，是很普通的。而日本的社會，絕不如此。女子對於男子絕對服從的對面，是男子對於女子的絕對保護。——固然也有例外，然而例外很少。具備威嚴的保護愛和具備同情的體諒愛，在很巧妙的祖

織下面調和着。我們在日本社會裏面，很少看見有女子對男子的河東獅吼，更少看見有男子對於女子的虐待。愛護弱者這一種武士的道德，尤其在男女間是看得很親切的。雖然也有置外妾的事，但一夫一妻的制度，比較確實地維持着，妻妾同室的事，是絕對沒有的。所以日本人的家庭，比起中國人的家庭來，要圓滿得多。我常覺得日本的男子在他的奮鬥生活當中，有兩個安慰。一個日本人所最喜歡的熱湯沐浴，一個就是很溫和的家庭。日本的女子對於他的丈夫，的確可以安慰他，同情他，使在社會上吃一整天苦惱的男子，由一夜的安慰而回復他的疲勞的精神。中國男子很普通的家庭苦，在日本社會上是絕不經見的。

二、中國的蓄婢制度，在日本是沒有的，同時中國這一種虐待婢的事實，在日本更是沒有。階級分限很嚴格的封建制所產生的日本社會裏，主人對於使用的婢僕，絕不像中國都會地方的習慣那樣無情冷遇。他們家庭裏面的使用人，很像家庭一部分的組織分子。主人對使用人，處處都看得出一種溫情。這一種溫情不是發生於個人的性格，

而個人性格的養成，倒是原因於制度。現代的都市生活下面，漸漸地把一種溫情從屬關係打破了。契約的責任觀念，替代了階級的從屬觀念去。不過在中國這種畸形的虐待，和變相的佣金制度，在日本社會裏面我是不曾見過。

三、宗法社會的男系家督相續制和財產相續制，是聯成一個東西的。這也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應有之義。但是長男對於次男以下的家屬的義務觀念，也是很明確的。這一層情形，更是和中國絕對不同的地方。

四、許多中國人，以為日本女子的貞操觀念淡薄得很，以為日本社會中的男女關係，差不多是亂交一樣。這一個觀念完全錯誤。大約這是中國留學生的環境，和他們的行為，很足以令他們生出這樣的錯覺來。日本人的貞操觀念，的確和中國人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，然而決不像中國留學生所說的。第一，日本人對於處女的貞操的觀念，絕不如中國那樣殘酷。第二，日本婦孺的貞操，固然也主張的，然而社會的習慣，絕不如中國那樣殘酷，至於有逼死女兒去請旌表的荒謬事件。第三，日本人對於妓女，同心的

理多過於輕蔑的心理。討妓女作正妻的事，是很普通的。尤其是維新志士的夫人，幾於無人不是來自青樓，這也可以證明日本社會對於妓女，並不比中國社會的殘酷。第四，日本的婦人的貞操，在我所曉得的，的確是非常嚴重，而且一般婦人的貞操觀念，非常深刻，並不是中國留學生所想像的那樣荒淫的社會。一般來說，我覺得日本的社會風紀，比之中國的蘇州上海，只有良好，決沒有腐敗。而他們貞操觀念，不是建築在古代禮教上，而是建築在現代人情上，也較中國自由妥當得多。

【作者】

戴季陶 名傳賢，黨國先進，早年留學日本。努力革命工作。曾任廣東中山大學校長，現任中央委員、考試院院長。著有三民主義理論的基礎、學禮錄等書。

一一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

孟子

孟子曰：「○舜發於畎畝之中，○傳說舉於版築之間，○膠鬲舉於魚鹽之中，○管

夷吾舉於士，^⑤孫叔敖舉於海，^⑥百里奚舉於市。

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^⑦動心忍性，^⑧曾益其所不能！

人恆過，然後能改；困於心，^⑨衡於慮，而後作；徵於色，發於聲，而後喻；入則無^⑩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恆亡。然後知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也。」

——孟子——

【註釋】

①舜 虞帝之號，耕於歷山，三十登庸。 ②傳說 殷高宗賢相。初代胥靡版築於傅巖之野，高宗

求得之，舉以爲相。 ③膠鬲 殷之賢臣，遭紂之亂，隱遁販鬻魚鹽，周文王舉之以爲臣。 ④管夷

吾 卽管仲，士，獄官也。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，齊桓公舉以爲相。 ⑤孫叔敖 孫叔敖隱處，耕於

海濱，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。 ⑥百里奚 百里奚亡虞適秦，隱於都市，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。

⑦動心忍性 動驚其心，堅忍其性，使不違仁。 ⑧曾 同增。 ⑨衡於慮 衡，橫通。橫塞其慮於

胸中，而後作爲奇計異策也。 ⑩法家 法度大臣之家。 ⑪拂士 拂，同弼。拂士，輔弼之賢士也。

【參考】

孟子戰國鄒人名軻，字子與，受學於子思之弟子。曾與其徒著孟子七篇。其說尊王賤霸，重仁義，輕功利。創「性」善之說，謂人皆可以爲堯舜。後世稱爲亞聖，言亞於孔子也。

一二 勤工儉學傳書後

吳敬恆

自禽獸進化而爲人。人之所尤進於禽獸者，在乎即以其前之兩足，發展爲兩手。所作之工愈多，其生事愈備，凡可以善生類之羣，補自然之缺者，愈周也。

故吾人放目四矚，繞於吾身之外者，雲日也，山水也，草木也，皆天然物也。除此以外，街衢、堂室、牀榻、盤盃，一切爲遊觀之物，爲居宿之物，爲飲食之物。桀黠之人，舉以炫富貴，傲壯麗，殉之而喪其道義者，無非人爲品而已。此等人爲之品，無非成之以兩手。雖有今日機器之奧妙，疑若能自動作，然無人手焉撥動其機括於始，機器亦塊然廢置而已。

然則有手焉，始有人爲之品。有人爲之品，即所以善生類之羣，補自然之缺，是名「

進化。」若多此人爲之品，止供一部份之人，從而喪其道義，藉以炫富貴，傲壯麗，表異於同類，是因多此人爲之品，生類中反增不道德；人類發展其前之兩足而爲兩手，在宇宙爲退化矣。有是理耶？

於此而得兩義：一義，凡具兩手而爲人，能以其手作工，助增人爲之品，使生類之羣益善，自然之缺可補者，此可名之曰進化之動物。又一義，廢置其手而不用，反盜他人之所作，以炫其富貴，傲其壯麗，是其有意貽累生類之羣，無力能補自然之缺，爲顯然者，此可名之曰退化之動物。

吾固以爲知此兩義者，今日之人類多於古人。惟歧其論旨，置其眞理，用以惑亂於世者，後人亦愈多於古人。此必非後世善亦進，惡亦進，宇宙之退化與進化終相抵觸也。此因古代人智幼稚，則研理者寡，有聰明睿智較優於人者，質直而以易知之眞理表示於衆，衆亦鮮能以疑似之曲義辯焉。

後世則人智愈進，研理者愈多。研理而不能不誤，此研究繁○曠之理者所不能不

顯之狀態。所以理則愈研究愈趨繁曠，雖能得真理之人，固愈確而亦愈多。然因繁曠而愉快，遂致自誤。此愿者歧其論旨，其人亦未少矣。久或竟藉繁曠爲欺炫，用以誤人。此點者匿其真理，其人誠亦多矣。

此正若開辯論之會，方來客未多，坐中寥寥數十人，皆謹愿者。偶有一二長老抒其簡單之真理，衆亦稱善。迨忽然而㊸方聞多學之士增以百數，雖談真理者，詞義非簡單，人數非寡少，然逞㊹詭辯以相抵者，數亦相當，衆之稱善於兩者，反淆雜而是非以亂。必待會之終結，談真理之羣，舌皆疲矣，逞詭辯之黨，詞亦窮矣，衆人之頭腦，亦以清晰，真理遂奏最後之勝利也。

最古之世，卽若寥寥數十客之時。迨後有所謂聖賢若堯、舜、周、孔之類者漸多，則似方聞多學之士，徐徐而集之時。今則正真理與詭辯激鬥方烈之時。吾不敢爲曲說，恐猶未入最烈之時代。若其終結，自猶去之遠矣。

最古之世，㊺能爲網罟者聖人；爲琴瑟者㊻又聖人；㊼爲杵臼，耒耜者又聖人；㊽爲

宮室、衣服、舟車、棺槨者自更聖人。聖人皆工人也。此中國黃帝以前之狀態，人亦無異說。忽堯舜出而立倫理，是隱隱以爲工頭與工人之父兄，可以坐食。經周孔而逮孟荀，所謂治人，治於人之僞義，愈以確立。

雖至今日，帝王已羣目爲民賊，官吏已自謙爲公僕，治人之惡黨，其勢稍衰，然因有分工之眞理，遂更增勞心勞力之詭辯，間接爲帝王，官吏保其未彊之餘勢，直接爲富翁，資本家揚其代興之惡潮。

其爲說也，膠黏而不清，以遂其弊混；治人與治於人，一說也；勞心與勞力，一說也；學與工，又一說也。彼此本絕不相蒙者，詭辯之徒則牽合而爲義，一若學止勞心，勞心者卽治人者；工止勞力，勞力者卽治於人者。

殊不知無論學與工，皆不能不心力並用；學則有研理，亦有實習；工則欲善事，亦必運思。勞心勞力，何可以爲工，學之分？工學彼此爲聯屬，習科學者結圖，職工事者運斤。學止爲工之預備，工止爲學之實施。學者當工，工者亦宜學。何與於治人與治於人之分？

將如詭辯者之旨，則必另有治人之學，通之止憑謬想，名曰勞心，玩愿者於股掌，遂自居於治人之列。此則吾敢斷言之曰：治人之學非學，乃賊民之技術，欲使一部分人盡食於人類之中，自忘其爲有手動物而已。否則，人與人相交際之學，能使各人自學之而自治之，何事而生治人一階級？非所謂「代斲而傷其手，勞而無功，久而爲害者乎？」

此其義，古人早有明之者。堯舜以前，聖人皆工人，舉世無異說。迨堯舜立倫理，有協和天下之志，實乃生爲梗人願之漸。故當時卽有「壤父譏之曰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何有於我哉？」寥寥數語，四千年以來，大道不明，止以爲高隱之談；其實深符今日社會新學理之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。」其意簡單了當，若曰：「人能舉其工，不違乎作息，則生事皆備，生類之羣可善，自然之缺可補，不必更有治人一階級，而天下始和。」（當時以此爲諷者，不止壤父一人，而「許由、巢父之徒皆是，足見堯舜之所爲，悟其非者，其始實多；其後積非勝是，莫名壤父等之妙，遂漫以高士混稱之耳。）

壤父所以止舉耕田、鑿井兩事者，乃簡單以舉例，不及備稱耳。非如後世偏重農事（農自亦一工），隱居之士，止以躬耕爲高尚，對於織屨、賣漿，稍若卑陋。蓋卽以堯舜自身爲證，舜固耕歷山者，然又曾漁雷澤，陶河濱。彼固立治人之僞義，而自身仍爲工人，猶未離於黃帝以前，聖皆工人之舊也。

今欲不違吾人兩手發展之原理，卽更宜宣暢人人作工之旨。使生類之羣，自然之缺，有所備而可善，可補，如是而已。

惟時代愈進，人類所需乎善羣、補缺之品物，決非如網罟、耒耜、耕鑿、漁陶之簡單。故工矣，又必更求精其工之學，一也。不幸而過去之時代，人類生有治人一階級，民賊劇除非易。彼等之口實，皆託言吾民之食於工者，程度幼稚，無可自治，則吾人自由爲奪。故工矣，不能不兼求自治之學，又一也。

【註釋】

——吳稚暉全集——

①頤 幽深。 ②方聞 猶言博聞。漢書武帝紀：「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，咸薦諸朝。」 ③詭辯 詭譎之辯論。 ④能爲網罟者 相傳網罟爲伏義臣網所作。 ⑤爲琴瑟者 相傳伏義作瑟，神農作琴。 ⑥爲杵臼耒耜者 相傳杵臼爲伯余所作；耒耜爲皋陶所作。 ⑦爲宮室衣服舟車棺槨者 相傳宮室爲堯使禹作，衣服爲胡曹所作；棺槨未詳何人所作。 ⑧周孔孟荀 謂周公旦、孔子、孟軻、荀卿。 ⑨治人治於人 孟子滕文公上有「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。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，如必自爲而後用之，是率天下而路也。故曰：或勞心，或勞力，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，治於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於人，天下之通義也」諸語。 ⑩蒙 謂關連。 ⑪代斲而傷其手 老子有「代大匠斲，鮮有不傷其手者」之語。 ⑫壤父 相傳堯時人，姓名不傳，因其會擊壤而唱「日出而作」之歌，故稱爲壤父。 ⑬許由巢父 相傳堯時高士。堯擬以天下禪彼，拒之，逃隱箕山。後堯又召爲九州長，彼不願聞此類語，乃去潁濱洗耳。巢父，相傳亦堯時高士，山居不營世利，以樹爲巢，因稱爲巢父。堯讓以天下亦逃而不受。 ⑭舜固耕歷山……陶河濱 韓非子難一：「歷山之農者侵畔，舜往耕焉，期年畊畝正。河濱之漁者爭坻，舜往漁焉，期年而讓長。東夷之陶者器苦窳，舜往陶焉，期年而器牢。」

【作者】

吳敬恆 字稚暉，江蘇武進人。清末留學日本，加入興中會，襄贊國父革命，歷遊南洋及歐陸各國。風節高邁，培養人才甚衆。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。年八十餘，尙矍鑠。著有上下古今談、吳稚暉全集等書。

【參考】

勤工儉學傳 蔡元培、李煜瀛、吳敬恆等在法國所發起之勤工儉學會之刊物。

一三 談動

朱光潛

從屢次來信看你的心境，近來似乎很不寧靜。煩惱究竟是一種暮氣，是一種病態，你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，就這樣頹唐沮喪，我實在替你擔憂。

一般人歡喜談玄。你說煩惱，他便從哲學辭典裏拖出「厭世主義」、「悲觀哲學」等等堂哉皇哉的字樣來敘你的病由。我不知道你感覺如何。我自己從前彷彿也嘗過

談

動

五三

煩惱的況味，我祇覺得憂來無方，不但人莫之知，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，那裏有所謂哲學與人生觀！我也些微領過哲學家的教訓；在心氣和平時，我景仰希臘，廊下派哲學者，相信人生當皈依自然，不當存有嗔喜貪戀；我景仰托爾斯泰，相信人生之美在宥與愛；我景仰白朗寧，相信世間有醜纔能有美，不完全乃真完全；然而外感偶來，心波立湧，拿天大的哲學，也抵擋不住。這固然是由於缺乏修養，但是青年們有幾個修養到「不動心」的地步呢？從前長輩們往往拿「應該不應該」的大道理向我說法。他們說，像我這樣一個青年應該活潑潑的，不應該暮氣沈沈的；應該努力做學問，不應該把自己的憂樂放在心頭。謝謝罷，請留着這副「應該」的方劑，將來患煩惱的人還多呢！

朋友，我們都不過是自然的奴隸。要征服自然，祇得服從自然，違反自然，煩惱纔乘虛而入。要排解煩悶，也須得使你的自然衝動有機會發洩。人生來好動，好發展，好創造；能動，能發展，能創造，便是順從自然，便能享受快樂。不動，不發展，不創造，便是摧殘生機，便不免感覺煩惱。這種事實，在流行語中就可以見出，我們感覺快樂時說「舒暢」不

感覺快樂時說「抑鬱」這兩個字樣可以用作形容詞，也可以用作動詞。用作形容詞時，牠們描寫快或不快的狀態；用作動詞時，我們可以說牠們說明快或不快的原因。你感覺煩惱，因為你的生機被抑鬱；你要想快樂，須得使你的生機能舒暢，能宣洩。流行語中又有「閒愁」的字樣，閒人大半易於發愁，就因為閒時生機靜止而不舒暢。青年人比老年人易於發愁些，因為青年人的生機比較強旺。小孩子的生機也很強旺，然而不知道愁苦。因為他們時時刻刻的遊戲，所以他們的生機不至於被抑鬱。小孩子們偶爾不很樂意，便放聲大哭，哭過了氣就消去。成人們感覺煩惱時也還要拘禮節，那能由你放聲大哭，喫黃連苦在心頭，所以愈覺其苦。哥德少時因失戀而想自殺，幸而他的文機動了，埋頭兩禮拜著成一部「維特之煩惱」書成了，他的氣也洩了，自殺的念頭也打消了。你發愁時並不一定著書，你就讀幾節哀歌，聽一幕悲劇，借酒澆愁，也可以大暢胸懷。從前我很疑惑何以劇情愈悲而讀之愈覺其快意，近來纔覺悟得這個洩與鬱的道理。

總之，愁生於鬱，解愁的方法在洩；鬱由於靜止，求洩的方法在動。從前儒家講心性的話，從近代心理學眼光看都很粗疏，祇有孟子的「盡性」一個主張，含義非常深廣。一切道德學說都不免膚淺，如果不從「盡性」的基點出發。如果把「盡性」兩字懂得透澈，我以為生活目的在此，生活方法也就在此。人性固然是複雜的，可是人是動物，基本性不外乎動。從動的中間我們可以尋出無限快慰。這個道理我可以拿兩件小事來印證：從前我住在家裏，自己的書房總歡喜自己打掃。每看到書籍零亂，灰塵滿地，你親自去洒掃一過，霎時間混濁的世界變成明窗淨几，此時悠然就坐，游目騁懷，乃覺有不可言喻的快慰。再比方你自己是歡喜打網球的，當你起勁打球時，你還記得天地間有所謂煩惱嗎？

你大約記得晉陶士行的故事。他老來罷官閒居，找不得事做，便去搬甌。晨間把一百塊甌，由齋裏搬到齋外，暮間把一百塊甌，由齋外搬到齋裏。人問其故，他說：「吾方致力中原，過爾優逸，恐不堪事。」他又嘗對人說：「大禹聖人，乃惜寸陰；至於衆人，當惜

分陰。」其實惜陰何必定要搬轆，不過他老先生還很茁壯，藉這個玩藝兒多活動活動，免得抑鬱無聊罷了。

朋友，閒愁最苦！愁來愁去，人生還是那麼樣一個人，世界也還是那麼樣一個世界。假如把自己看得偉大，你對於煩惱，當有「不屑」的看待；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，你對於煩惱，當有「不值得」的看待；我勸你多打網球，多彈鋼琴，多栽花，多搬轆弄瓦。假如你不歡喜這些玩藝兒，你就談談笑笑，跑跑跳跳，也是好的。就在此祝你

談談笑笑，

跑跑跳跳！

——給青年的十二封信——

【註釋】

①廊下派哲學 希臘哲人齊諾 (Zeno) 於公元前二九四年始在雅典市場之粉飾的遊廊 (Painted Porch) 下講學，故稱廊下哲學者。齊諾為斯多噶派 (Stoic school) 之創始者，其學

以歸真返樸，窅然去私爲宗。

②託爾斯泰

俄國小說家。

③白朗寧

英國詩人。

④陶士行

卽晉陶侃，晉書載陶侃運甓習勞，今譯爲搬甓者是也。甓，甃也。

【作者】

朱光潛 字孟實，安徽桐城人，留學英國，學習哲學，曾任武漢大學北京大學教授。著有給青年的

十二封信、談美、文藝心理學、談修養等書。

一四 說靜

心水

我們試冷眼觀察國內外有學問的人，有擔任大事業魄力的人，和富有經驗的人，富有修養的人，總有一個共同的德性，便是「靜」。我們試細心體會，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學問、魄力、經驗、修養等等的程度，往往和他們所有的「靜」的程度成正比例。

靜的精神之表現於外者，當然以態度言詞最爲顯著。我們只要看見氣盛而色浮，便見所得之淺；邃養之人，安詳沈靜，我們只要見他面色不浮，眼光不亂，便知道他胸中

靜定，非久養不能。

我們試看善於演說，或演說有經驗的人，他的態度非常沈靜安定，立在演台上的時候，身體並不十分搖動，就是手勢略有動作，也是很自然的。惟其態度能如此之安定自然，所以聽衆也感覺得精神安定，全力注意於他的演辭。初學演說或演說毫無經驗的人，往往以爲在舞台上要活潑，於是搖手動脚，甚至於跑來跑去，使聽衆的眼光分散，注意力難於集中，眞所謂「弄巧成拙」。

做領袖的人，靜的精神之表現於態度者尤爲重要，遇着重要事故或意外事故時，常人先要驚慌紛亂，舉止失措，做領袖的便要絕對的鎮定，方可鎮定人心，不至火上加油，越弄越糟。

不必說什麼機關的領袖，就是做任何會議的一時主席，也須要具有「靜」的精神的人上去，纔能勝任愉快。

「靜」的精神之可貴，不但關係外表，腦子要冷靜，然後思想纔能够明澈縝密，有了

這種冷靜的腦子，用來研究學問，纔不至爲古人所愚，纔不至爲今人所欺，一以理智爲分析判斷之準繩；有了這種冷靜的腦子，用來應事應人，纔能應付得當，不受欺蒙；有了這種冷靜的腦子，用來立身處世，纔能不爲外撼，不爲物移，纔能不至一人譽之而喜，一人毀之而憂，纔做得到得意時不放肆，失意時不煩惱，因爲有了這種冷靜的腦子，胸中有主，然後不爲外移。

昔賢○呂心吾先生曾經說過：「君子處事，主之以鎮靜，有主之心。」又說：「幹天下大事，非氣不濟，然氣欲藏不欲露，欲抑不欲揚，掀天揭地事業，不動聲色，不驚耳目，做得停停妥妥，此爲第一妙手。」這幾句話很可以說出靜的妙用來。

但是我們所主張的「靜」是積極的，不是消極的；是要向前做的，不是袖手好閒的。例如比足球的時候，守球門的人多麼手敏眼快，但是心裏是要十分冷靜的，苟一心慌意亂，敵方的球到眼前還要幫助敵方揮進自己的門裏去！我們是要以靜爲動之母，不是不動。關於這一點，呂心吾先生還有幾句很可以使我們受用的話，我現在就引來做

本文的結束：「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，雖兵貴神速，也須從此二字做去。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，從容詳審，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。是故不閒則不忙，不逸則不勞。若先怠緩，則後必急遽，是事之殃也，十行九悔，豈得謂之安詳！」

【註釋】

○弄巧成拙 喻事欲取巧，反致失敗也。黃庭堅文。「弄巧成拙，爲蛇添足。」
○呂心吾 呂坤字叔簡，號心吾，明寧陵人。萬曆進士，歷官山西巡撫，留意風教，舉措公明，擢刑部侍郎，立朝持正，以是爲小人不悅，欲中以奇禍。坤少時資質魯鈍，讀書不能成誦，乃澄心體認，久之了悟。十五讀性理書，欣然有會，遂孜孜講學，以明道爲己任。有呻吟語、四禮疑、四禮翼、交泰韻、閨箴、實政錄、去偽齋文集等著作，卒年八十有三。

一五 辨志

張爾岐

人之生也，未始有異也，而卒至於大異者，習爲之也；人之有習，初不知其何以異也，

而遂至於日異者，志爲之也。志異而習以異，習異而人以異。志也者，學術之樞機，適善適惡之輻楫也。樞機正，則莫不正矣；樞機不正，亦莫之或正矣。適燕者北其輻，雖未至燕，必不誤入越矣；適越者南其楫，雖未至越，必不誤入燕矣。嗚呼！人之於志，可不慎與！

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，○啞啞以笑，○嫵嫵以動，惕惕以息，無以異也；出而就傅，朝授之讀，暮課之義，同一聖人之易、書、詩、禮、春秋也；及其既成，或爲百世之人焉，或爲天下之人焉，或爲一國之人，一鄉之人焉，其劣者爲一室之人，七尺之人焉，至其最劣者，則爲不具之人，異類之人焉。言爲世法，動爲世表，存則儀其人，沒則傳其書，流風餘澤，久而彌新者，百世之人也；功在生民，業隆匡濟，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，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，天下之人也；恩施沾乎一域，行能表乎一方，業未大光，立身無負者，一國一鄉之人也；若夫智慮不離乎鐘釜，慈愛不外乎妻子，則一室之人而已；耽口體之養，徇耳目之娛，膜外概置，不通疴養者，則七尺之人；篤於所嗜，奮亂荒遺，則不具之人；因而敗度滅義，爲民蠹害者，則爲異類之人也。豈有生之始，遽不同如此哉？抑豈有驅迫限制，爲之區別致然

哉？習爲之耳；習之不同，志爲之耳。志在乎此，則習在乎此矣；志在乎彼，則習在乎彼矣。

子曰：「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」言志之不可不定也。故志乎道義，未有入於貨利者也；志乎貨利，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。志乎道義，則每進而上；志乎貨利，則每趨而下；其端甚微，其效甚巨；近在胸臆之間，而遠周天下之內；定乎一息之頃，而著之百年之久。孟子曰：「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善者，舜之徒也；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利者，跖之徒也。欲知舜與跖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間也。」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，志在故耳。志之爲物，往而必達，圖而必成；及其既達，則不可以返也；及其既成，則不可以改也；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，而爲跖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跖，而已莫可致力矣。豈跖之聰明材力不舜若與？所志者殊耳。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，肩相比也；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，又項相望也；周公孔子之遺教，未聞有見諸行事，被於上下者；豈少而習之，長而忘之與？無亦誦周公孔子，志不在周公孔子也；志不在周公孔子，則所志必貨利矣；以志在貨利之人，而乘富貴之資，制斯人之命，吾悲民生之日蹙也。

志之定於心也，如種之播於地也；種梁菽則梁菽矣，種因烏附則烏附矣。雨露之滋，培壅之力，各如所種以成效焉。梁菽成則人賴其養，烏附成則人被其毒；學不正志，而勤其因估畢，廣其聞見，美其文辭，以售於世，則所學於古之人者，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。嗚呼！學者一日之志，天下治亂之原，生人憂樂之本矣。孟子曰：「士何事？曰，尚志。」學記曰：「凡學官先事，士先志。」張子曰：「未官者使正其志。」教而不知先志，學而不知尚志，欲天下治隆而俗美，何繇得哉！

故人之漫無所志，安居飽食而已者，自棄者也；舍其道義，而汲汲貨利，不知自返者，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。自棄，不可也；毒人而以賊其身，愈不可也。且也志在道義，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；窮與達均得焉；志在乎貨利，未必貨利之果得也，而道義已坐失矣。孟子曰：「欲貴者，人之同心也；人人有因貴於己者，弗思耳，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；是求有益於得也，因求在我者也；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是求無益於得也，因求在外者也。」人苟審於內與外之分，必得與不必得之數，亦決定所志矣。

【註釋】

○樞機 樞，戶樞也，戶因以開閉之器。機，弩牙也，弩因以張弛之所。喻事物制動之主體也。○啞 音亞，笑語聲。○螻螻 音輓，動貌。○鐘釜 鐘，通鍾。六斛四斗曰鍾，六斗四升曰釜，均古之量器。○蹠 春秋時大盜名，俗作跖。○烏附 即烏頭，附子，均有毒之藥物。○佔畢 見學記。占，視也。畢，簡也。言但知吟誦書簡，不能解其意義也。○張子 作者自稱。○貴於己者 謂天爵也。○求在我者 指仁、義、禮、智、性之所具者。○求在外者 指富、貴、名、利、身外之物。

【作者】

張爾岐 字稷若，號蒿庵，清山東人。為學以篤志力行為本。著有蒿庵集、蒿庵閒話等書。

一六 為學與做人

梁啓超

諸君！我在南京講學將近三個月了。這邊蘇州學界裏頭，有好幾回寫信邀我，可惜

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課的，不能分身前來。今天到這裏，能毅和全城各校諸君同聚一堂，令我感激得很。但有一件，還要請諸君原諒：因為我一個月以來，都帶着些病，勉強支持，今天不能作很長的演講，恐怕有負諸君的期望哩。

問諸君：「爲什麼進學校？」我想人人都會衆口一辭的答道：「爲的是求學問。」再問：「你爲什麼要求學問？」「你想學些什麼？」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。或者竟自答不出來了。諸君啊！我替你們總答一句罷：「爲的是學做人。」你在學校裏頭學的數學、幾何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理、心理、歷史、地理、國文、英語，乃至哲學、文學、科學、政治、法律、經濟、教育、農業、工業、商業等等，不過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種手段，不能說專靠這些便達到做人的目的。任憑你那些件件學得精通，你能說成個人不能成個人，還是另一個問題。

人類心理，有知情意三部分；這三部分圓滿發達的狀態，我們先哲名之爲「三達德」——智、仁、勇。爲什麼叫做「達德」呢？因爲這三件事是人類普通道德的標準，總要三件具備才能成一個人。三件的完成狀態怎麼樣呢？孔子說：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

不懼。」所以教育應分爲知育、情育、意育三方面——現在講的知育、德育、體育，不對；德育範圍太籠統，體育範圍太狹隘。——知育要教導人不惑，情育要教導人不憂，意育要教導人不懼。教育家教學生，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；我們自動的自己教育自己，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。

怎麼樣纔能不惑呢？最要緊是養成我們的判斷力。想要養成判斷力：第一步，最少須有相當的常識；進一步，對於自己要做的事須有專門知識；再進一步，還須有遇事能判斷的知識。假如一個人連常識都沒有了，聽見打雷，說是雷公發威；看見月食，說是蝦蟆貪嘴；那麼，一定鬧到什麼事都沒有主意，碰着一點疑難問題，就靠求神、問卜、看相、算命去解決。真所謂「大惑不解」，成了最可憐的人了。學校裏小學中學所教，就是要人有了許多基本的常識，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。但僅僅有這點常識還不夠。我們做人，總要有一件專門職業。這職業也並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；從前已經有許多人做過。他們積了無數經驗，發見出好些原理原則，這就是專門學識。我打算做這項職業，就應該

有這項專門學識。例如我想做農嗎？怎樣的改良土壤，怎樣的改良種子，怎樣的防禦水旱病蟲……等等，都是前人經驗有得，成爲學識的。我們有了這種學識，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，自然會不惑；反是則惑了。做工做商……等等，都各有各他的專門學識，也是如此。我想做財政家嗎？何等租稅可以生出何等樣結果，何種公債可以生出何等樣結果……等等，都是前人經驗有得，成爲學識的。我們有了這種學識，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，自然會不惑；反是則惑了。教育家軍事家……等等，都各有各他的專門學識，也是如此。我們在高等以上學校所求得的知識，就是這一類。但專靠這種常識和學識就够嗎？還不能。宇宙和人生是活的，不是呆的；我們每日所碰見的事理是複雜的、變化的，不是單純的、印板的。倘若我們只是學過這一件才懂這一件，那麼，碰着一件沒有學過的事來到跟前，便手忙腳亂了。所以還要養成總體的智慧，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斷力。這種總體的智慧如何才能養成呢？第一件：要把我們向來粗浮的腦筋，着實磨練他，叫他變成細密而且踏實；那麼，無論遇着如何繁難的事，一定可以徹頭徹尾想清楚他的條理，自然

不至於惑了。第二件：要把我們向來昏濁的腦筋，着實將養他，叫他變成清明；那麼，一件事理到跟前，我才能很從容很澄澈的去判斷他，自然不至於惑了。以上所說常識學識和總體的智慧，都是智育的要件；目的是叫人做到知者不惑。

怎麼樣才能不憂呢？爲什麼仁者便會不憂呢？想明白這個道理，先要知道中國先哲的人生觀是怎麼樣。「仁」之一字，儒家人生觀的全體大用都包括在裏頭。「仁」到底是什麼，很難用言語來說明。勉強下個解釋，可以說是：「普徧人格之實現。」孔子說：「仁者，人也。」意思是說人格完成就叫做「仁」。但我們要知道：人格不是單獨一個人可以表見的，要從人和人的關係上看出來。所以仁字從二人，鄭康成解他做：「相人偶。」總而言之，要彼我交感互發，成爲一體，然後我的人格才能實現。所以我們若不講人格主義，那便無話可說；講到這個主義，當然歸宿到普徧人格。換句話說：宇宙即是人生，人生即是宇宙，我的人格和宇宙無二無別。體驗得這個道理，就叫做「仁者。」然則這種「仁者」爲什麼會不憂呢？大凡憂之所從來，不外兩端：一曰憂成敗，一曰憂得失。

我們得着「仁」的人生觀，就不會憂成敗。爲什麼呢？因爲我們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遠不會圓滿的，所以易經六十四卦，始☰「乾」而終☵「未濟」，正爲在這永遠不圓滿的宇宙中，才永遠容得我們創造進化。我們所做的事，不過在宇宙進化幾萬里的長途中，往前挪一寸兩寸，那裏配說成功呢？然則不做怎麼樣呢？不做便連一寸兩寸都不往前挪，那可真失敗了。「仁者」看透這種道理，信得過只有不做事才算失敗，凡做事便不會失敗；所以易經說：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換一方面來看，他們又信得過凡事不會成功的；幾萬里路挪了一兩寸，算成功嗎？所以論語說：「知其不可而爲之。」你想！有這種人生觀的人，還有什麼成敗可說呢？再者，我們得着「仁」的人生觀，便不會憂得失。爲什麼呢？因爲認定這件東西是我的，才有得失之可言。連人格都不是單獨存在，不能明確的畫出這一部分是我的，那一部分是人家的，然則那裏有東西可以爲我所得？既已沒有東西爲我所得，當然亦沒有東西爲我所失。我只爲學問而學問，爲勞動而勞動，並不是拿學問勞動等等做手段來達某種目的——可以爲我們「所得」的，所以老子說：「生

而不有，爲而不恃。」既以爲人，已愈有；既以與人，已愈多。」你想！有這種人生觀的人，還有什麼得失可憂呢？總而言之，有了這種人生觀，自然會覺得④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爲一」；自然會因「無入而不自得」。他的生活，純然是趣味化、藝術化。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，目的叫人做到仁者不憂。

怎麼樣才能不懼呢？有了不惑不憂工夫，懼當然會減少許多了。但這是屬於意志方面的事；一個人若是意志力薄弱，便有很豐富的知識，臨時也會用不着，便有很優美的情操，臨時也會變了卦。然則意志怎樣才會堅強呢？頭一件須要心地光明。孟子曰：「浩然之氣，至大至剛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。」又說：「自反而不縮，⑤雖褐寬博，吾不慚焉。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」俗語說得好：「生平不作虧心事，夜半敲門也不驚。」一個人要保持勇氣，須要從一切行爲可以公開做起，這是第一着。第二件要不爲劣等欲望所牽制。論語說：「子曰：『吾未見剛者。』」或對曰：「申根。」子曰：「根也慾焉得剛！」被物質上無聊的嗜慾東拉西扯，那麼，百鍊鋼也會變爲繞指柔了。總之，一個

人的意旨，由剛強變爲薄弱極易，由薄弱返到剛強極難。一個人有了意志薄弱的病，這個人可就完了。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，還有什麼事可做！受別人的壓制，做別人的奴隸，自己只要肯奮鬥，終能恢復自由。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慾的奴隸，那麼，真是④萬劫沈淪，永無恢復的餘地，終身畏首畏尾，成了個可憐人了。孔子說：⑤「和而不流，強哉矯；中立而不倚，強哉矯；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，強哉矯；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，強哉矯。」我老實告訴諸君罷，做人不做到如此，決不會成一個人。但做到如此，真是不容易，非時時刻刻做磨鍊意志的工夫不可。意志磨鍊得到家，自然是看着自己應做的事，一點不遲疑，扛起來便做，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。」這樣才算頂天立地做一世，絕不會有藏頭躲尾左支右絀的醜態！這便是意育的目的，要人做到勇者不懼。

我們拿這三件事作做人的標準，請諸君想想，我自己現在做到那一件？那一件稍爲有一點把握？倘若連一件都不能做到，連一點把握都沒有，噯！那可真危險了，你將來做人恐怕就做不成。

諸君啊！你千萬不要以為得些斷片的知識就是算有學問呀！我老實不客氣告訴
你罷：你如果做一個人，知識自然是越多越好；你如果做不成一個人，知識卻越多越壞。
你不信嗎？試想想全國人所唾罵的賣國賊某人某人，是有知識的呢，還是沒有知識的
呢？試想想全國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——專門助軍閥作惡魚肉良民的人，是有知識
的呢，還是沒有知識的呢？——諸君須知道啊！這些人當十幾年前在學校的時代，意氣
橫厲，天真爛漫，何嘗不和諸君一樣；為什麼就會墮落到這樣田地呀？屈原說的：「何
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為此蕭艾也？」豈其有他故兮，莫好修之害也。」天下最傷心的事，莫
過於看見一羣好好的青年，一步一步的往壞路上走。諸君猛醒啊！現在你所厭所恨的
人，就是◎前車之鑒了。

諸君啊！你現在懷疑嗎？沈悶嗎？悲哀苦痛嗎？覺得外邊壓迫你不能抵抗嗎？我告
訴你：你懷疑沈悶，便是你因不知才會惑；你悲哀痛苦，便是你因不仁才會憂；你覺得你
不能抵抗外邊的壓迫，便是你因不勇才會懼。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經過修養磨鍊，所

以還未成個人。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覺啊！有了自覺，自然會自動。那麼學校之外，當然有許多學問，讀一卷經，翻一部史，到處都可以發見諸君的良師呀！

諸君啊！醒醒罷！養足你根本的智慧，體驗出你的人格人生觀，保護好你的自由意志。你成人不成人，就看這幾年哩！

——梁任公演講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①三達德 中庸：「智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。」達德，天下古今通行之德。②相人偶 漢時

俗語，謂相親偶也。③乾 易卦名，天也。④未濟 易卦名，水火不相為用也。⑤天地與我並

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語見莊子齊物論。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語見中庸。⑦縮 直也。

⑧萬劫 佛稱世界一成一敗為一劫，萬劫，猶言萬世也。⑨和而不流……強哉矯 語見中庸。

⑩何昔日之芳草兮……莫好修之害也 語見離騷。蕭艾皆賤草，用喻不肖之人。⑪前車之

鑒 漢書：「前車覆，後車戒。」謂後車見前車傾覆，即可自為戒備，後因稱可以借鑒之事物，曰前

車之鑒。

【作者】

梁啓超 廣東新會人。字卓如，號任公。生於清同治十二年（公元一八七三）。少從康有爲游，專心於經世之學。光緒時，倡議變法維新。爲戊戌政變新派之鉅魁。民國初曾任財政司法等部總長。民國九年後，專心著述，任各大學教授。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卒。著有飲冰室文集、先秦政治思想史、清代學術概論、中國歷史研究法、盾鼻集等書。

一七 歐遊心影錄楔子①

梁啓超

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，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，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。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，足足四個多月，坐了幾千里的鐵路，遊了二十幾個名城，除倫敦外，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。真是走馬看花，①疲於奔命。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。

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，是巴黎入避暑之地。我們的寓廬，小小幾間樸實樓

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，雜花豐樹，楚楚可人。當夏令時，想是風味絕佳，可惜我不曾享受；到得我來時，那天地肅殺之氣，已是到處彌滿。院子裏那些秋海棠、野菊，不用說，早已萎黃彫謝，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，也抵不過霜威風力，一片片的黃葉，蟬聯飄墮，層層堆疊，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。還有些樹上的葉，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，卻都帶一種沉憂淒涼之色，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，訴說他魂驚望絕。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，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，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。

歐北氣候，本來森鬱，加以今年早寒，當舊歷重陽前後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，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。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，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，像要告訴世人，說他還在那裏。但我們正想要去☉親炙他一番，他卻已躲得無蹤無影了。

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，本來就不是預備過冬之用，一切構造，都不合現在的時宜，所以住在裏頭的人，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，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。

歐戰以來，此地黑煤的希罕，就像黃金一樣，便有錢也買不着。我們靠着取暖的兩種寶貝，就是那半乾不溼的木柴，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。那溼柴燬也再燬不燃，吱吱的響，像背地埋怨，說道：「你要我中用，還該先下一番工夫。這樣生吞活剝起來，可是不行的。」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采的乾炙，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，像是惡狠狠的說道：「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，你還要相煎太急嗎？」

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，已經一寒至此；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，不知如何過活。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，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。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，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，來抵抗外界的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。

我們同住的三四個人，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，巴黎是絕跡不去的，客人是一個不見的。鎮日坐在一間大約一方丈的屋子裏頭，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，圍着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，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。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，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。我的功課中有一件，便是整理這部遊記。

讀者莫見笑，我這部遊記落筆以前，我要仿從前八股家做策冒的樣子，先將我這一年來歐遊的一般觀察和一般感想，寫出個概略來。

——歐遊心影錄——

【註釋】

○歐遊心影錄 乃梁氏於歐戰後遊歷歐洲之一種紀錄，今編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心影，猶今言印象也。梁氏以白話行文，實自此書始。楔子，宋人小說有之，義為以物出物，猶今之導言也。

①疲於奔命 左傳：「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。」 ②親炙 孟子：「而況於親炙之者乎！」 朱

注：「親近而熏炙之也。」 ③相煎太急 曹植詩：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」 ④互寒 嚴

寒也。互，亦寒也。

【作者】

梁啟超 見本册第十六篇。

一八 乙亥北行日記

戴名世

六月初九日，自江寧渡江。先是浦口劉大山過余，○要與同入燕；余以費用不給，未能行。至是徐位三與其弟文虎來送；少頃，郭漢瞻、吳佑咸兩人亦至。至江寧開登舟，距家數十步耳。舟中揖別諸友，而徐氏兄弟復送至武定橋，乃登岸，依依有不忍舍去之意。是日風順，不及午，已抵浦口，宿大山家。大山有他事相阻，不能即同行。而江寧鄭滂若適在大山家，滂若自言有黃白之術，告我曰：「吾子冒暑遠遊，欲賣文以養親，舉世悠悠，詎有能知子者？使吾術若成，吾子何憂貧乎？」余笑而頷之。明日，宿旦子岡。甫行數里，見四野禾油油然，老幼男女，俱耘於田間。蓋江北之俗，婦女亦耕田力作；以視西北男子遊惰不事生產者，其俗洵美矣！偶舍騎步行，過一農家，其丈夫方擔糞灌園，而婦人汲井且浣衣；間有豆棚瓜架，又有樹數株鬱鬱然，兒女啼笑，雞鳴犬吠，余願而慕之。以爲此家之中，有萬物得所之意，自恨不如遠甚也！明日抵滁州境，過朱龍橋——卽盧尙書祖將軍破李自成處；慨然有馳驅當世之志。過關山，遇宿松朱字綠，懷寧咎元彥從陝西來。別三年矣！相見則歡甚，徒行攜手，至道旁人家縱談，村民皆來環聽，良久別去。過磨盤山，山勢峻峭，

重疊盤曲，故名爲滌之要害地。是日宿岱山鋪，定遠境也。明日宿黃泥岡，鳳陽境也。途中遇太平蔡極，生自北來。薄暮，余告圍人：「數日皆苦熱，行路者皆以夜，當及月明行也。」乃於三更啓行，行四五里，見西北雲起，少頃，布滿空中，雷電大作，大雨如注，倉卒披雨具，然衣已沾溼，行至總鋪，雨愈甚，徧叩。○逆旅主人門，皆不應。○圍人於昏黑中尋一草棚，相與暫避其下；雨止，則天已明矣。道路皆水瀰漫，不辨。○阡陌私嘆水利不修，天下無由治也。苟得良。○有司，亦足治其一邑；——惜無有以此爲念者。仰觀雲氣甚佳；或如人，或如獅象，如山，如怪石，如樹，倏忽萬狀；余嘗謂看雲宜夕陽，宜雨後；不知日出時看雲亦佳也。是日僅行四十里，抵臨淮，使人入城訪朱鑑，薛，值其他出。薄暮，獨步城外，是時隍中荷花盛開，涼風微動，香氣襲人，徘徊久之，乃抵旅舍主人宿。明日渡淮，先是臨淮有浮橋，往來者皆便之；及浮橋壞不修，操舟者頗因以爲奸利。余既渡，欲登岸，有一人負之以登；其人陷淖中，余幾墮，岸上數人來共挽之乃免。是日行九十里，宿連城鎮，靈璧縣境也。明日爲月望，行七十里而宿荒莊，宿州境也。屋舍。○湫隘，牆壁崩頽，門戶皆不具。圍人與逆旅

主人有故，因欲宿此。余不可，主人曰：「此不過一宿耳，何必求安？」余然之。是日頗作雨，而竟不雨；三更起，主人苛索錢不已。月明中行數十里，余患腹脹不能食，宿楮莊鋪。十七日渡河，宿河之北岸。夜中過閔子鄉，蓋有閔子祠焉；明孝慈皇后之故鄉也。徐宿間羣山盤互，風氣完密；而徐州濱河，山川尤極雄壯，爲東南藩蔽，後必有異人出焉。望戲馬臺，似有傾圮。昔蘇子瞻知徐州，云「戲馬臺可屯千人，與州爲犄角」；然守徐當先守河也。是日熱甚，既抵逆旅，飲水數升。頃之，雷聲殷殷起，風雨驟至，涼生，渴乃止。是夜腹脹愈甚，不能成寐，汗流不止。明日宿利國驛。憶余於己巳六月，與無錫劉言潔，自濟南入燕，言潔體肥畏熱，而羨余之能耐勞苦寒暑。距今僅六年，而余行役頗覺委頓；蹉跎荏苒，精力向衰，安能復馳驅當世？^④撫髀^⑤扼腕，不禁喟焉而三歎也！明日，宿濰縣境曰沙河店，又明日，宿鄒縣境曰東灘店。是日過孟子廟，入而瞻拜，欲登嶧山，因熱甚且渴，不能登也。明日宿汶上。往余過汶上，有弔古詩，失其稿，猶記兩句云「……可憐魯道遊齊子，豈有孔門屈季孫……」餘不復能記憶也。明日，宿東阿之舊縣。是日大雨，逆旅聞隔牆羣飲搗戰，未

幾喧且鬪。余出觀之，見兩人皆大醉，相毆於④淖中，泥塗滿面不可識；兩家之妻各出爲其夫互相鬻，至晚乃散。乃知先王罪羣飲，誠非無故。明日宿荏平。又明日過高唐，宿膠。自荏平以北，道路皆水瀰漫，每日輒紆迴行也。聞燕趙間水更甚，北行者皆患之。二十六日宿軍城，夜夢裴媪。媪於余有恩而未之報；今歲二月，病卒於家；而余在江寧，不及視其舍斂，中心時用爲愧恨！蓋自二月距今，入夢者屢矣。二十七日，宿商家林。二十八日，宿任邱。二十九，宿白溝；白溝者，昔宋與遼分界處也。七月初一日，宿良鄉。是日過涿州，訪方靈舉於舍館，適靈舉往京師。在金陵時，日與靈舉相過從；今別四月矣，擬爲信宿之談，而竟不果。及余在京師，而靈舉又已反涿；途中水阻，各紆道行，故相左。蓋自任邱以北，水泛溢，橋梁往往皆斷；往來者乘舟，或數十里，乃有陸；陸行或數里，或數十里，又乘舟。昔天啓中，吾縣左忠毅公爲屯田御史，興北方水利，彷彿江南——思毅去而水利又廢不修，良可嘆也！初二日至京師。蘆溝橋及彰義門，俱有守者，執途人橫索金錢，稍不稱意，雖⑤襍被俱欲取其稅，蓋權關使者之所爲也；涂人恐濡滯，甘出金錢以給之；惟徒行者得免。蓋輦

載之下而爲禦人之事，或以爲此小事不足介意；而不知天下之故，皆起於不足介意者也。是日大雨，而余僕被書籍，爲邏者所開視，盡溼，塗泥被體；抵宗伯張公邸第。蓋余之入京師，至是凡四，而愧悔益不可言矣！——因於燈下執筆，書其大略如此。

——南山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- ①要 音邀，約也。 ②逆旅 客舍也。莊子「陽子之宋，宿於逆旅。」 ③圉人 周禮：「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。」 ④阡陌 田間小路也。 ⑤有司 官吏也。 ⑥湫隘 低下窄小之地也。 ⑦撫髀 髀音俾，股也。撫髀，表示慨嘆之意。 ⑧扼腕 握持其腕也。表示忿恨之意。 ⑨淖 音鬧，泥也。雨後道路沾濡難行之處曰泥淖。 ⑩僕被 以巾束被也。

【作者】

戴名世 見本冊第一篇。

一九 泰山日出

徐志摩

我們在泰山頂上看出太陽，在航滄過的人，看太陽在地平線上爬上來，本不是奇事；而且我個人是曾○飽飫過江海與印度洋無比的日彩的。但是高山頂上看日出，尤其在泰山頂上，我們無○麼的好奇心，當然盼望一種特異的境界，與平原或海上不同的。果然。我們初起時，天還是暗沈沈的，西方是一片鐵青，東方些微有些白意。宇宙只是——如用舊詞形容——一體莽莽蒼蒼的。但這是我一面感覺勁烈的曉寒，一面睡眠不會十分醒豁時約略的印象。等到留心回覽時，我不由得大聲的狂叫——因為眼前只是一個見所未見的境界。原來昨夜整夜暴風的工程，卻砌成了一座普遍的雲海。除了日觀峯與我們所在的玉皇頂以外，東西南北只是平鋪著瀟灑的雲氣，在朝旭未露前，宛似無量數厚○毳長絨的絨羊，交頸接背的眠着，卷耳與彎角都依稀辨認得出。那時候在這茫茫的雲海中，我獨自站在霧靄溟濛的小島上，發生了奇異的幻想：——

我軀體無限的長大，脚下的山巒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塊拳石；這巨人披着散髮，長髮在風裏像一面黑色的大旗，颯颯的在飄蕩。這巨人豎立在大地的頂尖上，仰面向着東方，平拓着一雙長臂，在盼望，在迎接，在催促，在默默的叫喚；在崇拜，在祈禱，在流淚——在流久慕未見而將見、悲喜交互的熱淚……

這淚不是空流的，這默禱不是不顯應的。

巨人的手，指向着東方——

東方有的，在展露的，是什麼？

東方有的是瑰麗榮華的色彩，東方有的是偉大普照的光明——出現了，到了，在這裏了……

★ ★ ★ ★ ★

玫瑰汁、葡萄漿、紫荊液、瑪瑙精、霜楓葉——大量的染工，在層累的雲底工作；無數蜿蜒的魚龍，爬進了蒼白色的雲堆。

一方的異彩，揭去了滿天的睡意，喚醒了四隅的明霞——光明的神駒在熱奮地馳騁……

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

雲海也活了；眠熟的獸形的濤瀾，又回復了偉大的呼嘯，昂頭搖尾的向着我們朝露染青，餛飩形的小鳥沖洗，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，震盪着這生命的浮礁，似在報告光明致歡欣之臨在……

再看東方——海勾力士已經掃蕩了他的阻礙，雀屏似的金霞，從無垠的肩上產生，展開在大地的邊沿。起，起，用力，用力，純燄的圓顛一探再探的躍出了平地，翻登了雲背，臨照在天空……

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

歌唱呀，讚美呀，這是東方之復活，這是光明的勝利……

散髮禱祝的巨人，他的身影，在無邊的雲海上，已經漸漸的消翳，在普遍的歡欣裏；現在他雄渾的頌美的歌聲，也已在霞彩變幻中，普徹了四方八隅：

★ ★ ★ ★ ★
聽呀，這普徹的歡聲；看呀，這普照的光明！

【註釋】

①飽飲 食多而滿足，此言飽看。 ②歷 滿足之意。 ③玉皇頂 爲泰山最高之處。 ④轟
音脆，獸之細毛。 ⑤海勾力士 希臘神話中之大力者，爲日神之子。 ⑥無垠 卽無限，此處爲
擬人格，用作名詞，如英文之 The Infinite。

【作者】

徐志摩 浙江海寧人，留學英國劍橋大學研究社會學科及文學。歷任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教授，
爲新詩及散文作家。民國二十年自南京乘飛機赴北平，在山東觸山墜崖而死。著有詩集志摩的
詩，翡冷翠的一夜，猛虎集等，散文集巴黎鱗爪，自剖，落葉等，小說輪盤及劇本卞昆岡等。

二〇 東南山中看桃花記

劉大紳

庚午閒居，課子姪，賦彩雲見南中，飄飄然若漢武帝之誦，大人也。

一日，有客持桃花相示曰：「東南山中千萬樹桃花盡開矣。」便攜所藏酒，出東門，詣甸尾城，冀偕張兄金門往。

先是甸日前，與金門約，以二月朔、二、三日往看桃花；至是適二月二日，而金門已扁戶出。余嘗語金門：「天下閒人，惟我與君二人耳；今日閒人我獨耶？」念此外無可與謀者，固屬其子，趣之，於山口橋邊相待。

至橋邊，綠陰如幄，翠草成茵，河水從西來，清淺可見魚子。坐石上，望東南一帶，層見疊出，遠不可極。非夙見之，幾不知爲桃花，又將作彩雲觀矣。

金門久不至，於是遂獨往山中。山中人皆相謂曰：「桃花待寄庵久矣！」每過一花樹下，便徘徊不能去，若可數十日留者。顧私心欲盡覽其勝，輒前往，周旋曲折，十餘里未

能止。行倦卽坐，坐卽飲酒。往日攜酒，必二杯與俱；一酌金門，一寄庵自酌。金門既不至，則以一酌桃花，一寄庵自酌。每酌以三爲節，日未夕而寄庵醉，桃花亦爛漫有酒態矣。遂歸，循支河隄柳陰中，褰衣徐步，時一迴視，久之，如在天際，去人已遠。

初過山口時，東南望無桃花，有怪石百十成羣，作獸形，作人形，作禽鳥形，亦有如門、如星、如亭、如臺者，磊落秀潤，巧繪所不能圖也。不數回武而桃花見，桃花不名一色，非雲霞佳氣，不足擬之；與梨花間植者，掩映尤有殊致。樹上時時有乾鵲，見人則喜噪不止，若爲桃花報客至者。

昔謝安石好爲攜伎之遊，吾嘗謂秋冬山中，菊枝傲霜，梅英霏雪，幽人高士，孤吟獨嘯之時，非伎樂所宜。惟春風淡蕩，桃李芳菲，寶馬香車，錦衣玉貌，絲竹並陳，謳歌四起，乃相稱耳。然名花灼灼娛人，因老子興已不淺，亦無所用此爲！

吾意欲化身千萬億，使千萬億桃花樹下，皆有一寄庵在，呼之欲出，不可得，則置千百大圓鏡，印千百寄庵，在千百桃花樹下，豈非快事！而乃僅託一詩、一賦、一記之間也，毋

乃渺小平哉！

是日，風拂拂不少止。然桃花樹下，未有一片作紅雨飛者。歸道甸尾城，視金門，猶不知其所之也。

【註釋】

①彩雲見南中 詩篇名，當是作者所撰。 ②大人 漢武帝讀司馬相如所獻大人賦，飄飄然有凌雲之概。 ③趣 音促，催促之也。 ④武 步也。 ⑤謝安石 名安，晉陽夏人。少負重名，被徵不就，隱於東山，攜妓遨遊。 ⑥老子 猶言老夫，魏晉人常用此語。

【作者】

劉大紳 字寄庵，清雲南人。

二 塞外尋親

黃鈞宰

鄒孝子立本，蕭人。父相德，坐事成西域立本稍長知之，痛哭廢寢食。及年十八，

辭母尋父，家故貧，誓以丐往。母初止之，不聽。臨行，哭而戒之曰：「汝父左手小指缺一節，中有橫紋，幸而相見，以此爲驗也。」

歷半載，行抵陣庫，查軍籍，無父名。流寓數月，未知所往。邊徼人稀地廣，又無可乞食者，困甚。會軍將高魁元，聞立本操中土音，問之，具以告。魁元驚曰：「汝父我友也。曩昔成、烏魯木齊之綏來縣，雖然，別八年矣，去此三千里，中隔雪山，往大不易也！」餽貲而別。立本既知父耗，心益急，時張格爾餘黨未靖，官道梗塞，乃裹糧走小路，攀崖越嶺，誤入深山，前臨陡澗，深不見底。立本旁皇無策，忽有獸自南來，大如象，疾行若電，黃光閃爍，舉步作金聲，瞥然北去。因念此物來處，當有途徑，黑夜探行，轉折至天明，乃回陣庫之路，恓怛道旁，氣息僅屬，惟呼天籲父而已。差官趙弁者，從山脊過，問而憐之曰：「我轉餉回，卽赴綏來，當攜汝行，道路險巇，勿自往，往亦不識也。」託立本於回務主事倚氏家，倚禮遇之，居逾年，趙不至，亦無他伴，乃復潛去，行入戈壁中，絕水，時夏日酷烈，掬路旁馬溺飲之，飲而嘔，嘔而復飲，如是數日，憊極而仆。適番衆騎馬過，撫之未絕，負至

泉飲之，逾時始蘇；又以餅餌食之，復起，行數十里，見天山雪水，洶洶迎來，自念有進死，無退生，褰裳涉之，寒若層冰，中挾砂石，如碗如拳，擊脛骨，痛不可忍，良久得岸，始達。土魯番大道。由是歷蒙古塔白洋河至烏魯木齊，急奔綏來縣訪問，則父已病歿數年矣，立本長號過市，慟不欲生，瀕死者再。

先是相德抵戍，西人延請教讀，隸門者頗多。卒之日，共營葬焉。及聞立本至，告以葬所，爭延致之。立本既至，患病二年，同門輪視不少怠，以故得不死。他日啓墓，門人悉會，中國人流寓西域者，咸來設祭。祭畢，開棺，體膚悉化，惟左手獨存，缺指橫紋宛然，遠近駭異，以爲天留隻手，以待孝子辨認也。立本益哀哭不能止。衆上其事於都統，沿途具夫役，給驛馬，護孝子負骨以歸。時英夷入寇廣東之前四歲也。蓋往返二萬數千里，時歷八年。立本抵家拜母，相持悲泣。葬之日，父老士女，奔走往觀，咸呼爲鄭孝子云。

—金壺七墨—

【註釋】

①蕭 地名。浙江有蕭山縣，江蘇有蕭縣，疑是蕭縣。
 ②坐事 猶言坐罪，犯法而受刑也。戍，守邊也。
 ③庫車 今縣名，在新疆省，距輪臺縣西三百三十里，漢龜茲國。
 ④烏魯木齊 今新疆迪化縣治，本回語爭鬪之義，準回二部嘗鬪於此，故名。
 ⑤梭來 今縣名，在新疆呼圖壁縣西北六里，漢烏孫地。
 ⑥張格爾 清道光初年，回酋張格爾叛亂，占領喀什噶爾、英吉沙爾、葉爾羌、和闐四城。清廷屢派大兵討伐，數年始平，擒張格爾，送北京殺之，爲清代邊疆一大事。（參考清史）
 ⑦旁皇 卽徬徨，徘徊也。
 ⑧瞥 瞬見也。
 ⑨恹恹 失意貌。
 ⑩屬 連續也。
 ⑪戈壁 蒙古古稱沙漠曰戈壁。
 ⑫土魯番 卽吐魯番，今縣名，在迪化東南四百二十里。
 ⑬蒙古塔 新疆地名，不可詳考。
 ⑭白洋河 亦在新疆，非江蘇泗陽之白洋河也。
 ⑮英夷入寇 指清道光二十年鴉片之戰。

【作者】

黃鈞宰 清咸豐同治間人，字天河，別號鉢池山農。能詩古文辭，掇咸同間朝野舊聞，著筆記名金壹七墨，婉而多風。

一一二 爲兄超求代疏

班昭

妾同產兄○西域都護定遠侯超，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，爵列通侯，位二千石，天恩殊絕，誠非小臣所當被蒙。超之始出，志捐軀命，冀立微功，以自陳效。會○陳陸之變，道路隔絕，超以一身，轉側絕域，曉譬○諸國，因其兵衆，每有攻戰，輒爲先登，身被金夷，不避死亡。賴蒙陛下神靈，且得延命沙漠，至今積三十年，骨肉生離，不復相識。所與相隨，時人士衆，皆已物故，超年最長，今且七十，衰老被病，頭髮無黑，兩手○不仁，耳目不聰明，扶杖乃能行。雖欲竭盡其力，以報塞天恩，迫於歲暮，犬馬齒索。蠻夷之性，悖逆侮老，而超且暮入地，久不見代，恐開奸宄之源，生逆亂之心。而卿大夫咸懷一切，莫肯遠慮。如有○卒暴，超之氣力，不能從心，便爲上捐國家累世之功，下棄忠臣竭力之用，誠可痛也！故超萬里歸誠，自陳苦急，延頸○踰望，三年於今，未蒙省錄。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，六十還之，亦有休息，不任職也。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，得萬國之歡心，不遺小國之臣，況超得備侯伯之位。

故敢觸死爲超求哀，④超餘年，一得生還復見闕延，使國家無勞遠之慮，西域無倉卒之憂，超得長蒙①文王葬骨之恩，②子方哀老之惠。③詩云：「民亦勞止，④汙可小康。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。」超有書與妾生訣，恐不復相見。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，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，誠可哀憐！如不蒙救護，超後有一旦之變，冀幸超家得蒙⑤趙母衛姬先請之貸！妾愚戇，不知大義，觸犯忌諱。

——節後漢書班超傳——

【註釋】

①班超 字仲升，固之弟，少有大志。家貧，傭書養母。嘗投筆嘆曰：「大丈夫當效傅介子、張騫，立功

異域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事筆硯間乎？」明帝時使西域，安集五十餘國。任西域都護，封定遠侯。②

陳睦之變 明帝崩，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，悉覆其衆。③諸國 指鄯善、於寘、疏勒、月氏、龜茲

等。④不仁 手足痿痺不能運動也。⑤卒 同猝。⑥踰望 猶言遙望。⑦汙 同丐，求也。

⑧文王 周文王作靈臺，爲池沼，掘得死人之骨，文王更令葬之，天下皆謂文王澤及枯骨。⑨

子方 田子方爲魏文侯師，見君棄老馬，曰：「少盡其力，老而棄之，非仁也。」乃收而養之。 ①詩云……以綏四方 見詩經大雅。 ②汜 同泛，期也。 ③趙母衛姬 趙母謂趙奢之妻，趙括之母也。懼括敗，先請得不坐。衛姬，齊桓公之姬。桓公與管仲謀伐衛，桓公入，姬請衛之罪，乃止。

【作者】

班昭 字惠姬，彪之女，超之妹也。適曹世叔。夫亡，和帝召入宮，令皇后貴人師事之，號曹大家。昭兄班固著漢書未就而死，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。超任西域都護，年老請代，久未報，昭爲上此書於帝，後乃奉詔受代還。

二三 蘇武傳

班固

武字子卿，少以 ①父任，兄弟並爲郎，稍遷至 ②移中廢監。時漢連伐胡，數通使相窺觀，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。匈奴使來，漢亦留之以相當。天漢元年，且鞮侯單于初立，恐漢襲之，迺曰：「漢天子，我丈人行也。」盡歸漢使路充國等。武帝嘉其

義，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，因厚賂單于，答其善意。

初，武與李陵俱爲侍中。武使匈奴明年，陵降，不敢求武。久之，單于使陵至海上，爲武置酒設樂，因謂武曰：「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，故使陵來說足下，虛心欲相待，終不得歸漢，空自苦亡人之地，信義安所見乎？」前長君爲奉車，從至雍，扶輦下除，觸柱折轅，劾大不敬，伏劍自刎，賜錢二百萬以葬。孺卿從祠河東后土，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，推墮駙馬河中，溺死，宦騎亡，詔使孺卿逐捕不得，惶恐飲藥而死。來時太夫人已不幸，陵送葬至陽陵，子卿婦年少，聞已更嫁矣。獨有女弟二人，兩女一男，今復十餘年，存亡不可知。人生如朝露，何久自苦如此！陵始降時，忽忽如狂，自痛負漢，加以老母繫保宮。子卿不欲降，何以過陵？且陛下春秋高，法令亡常，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，安危不可知，子卿尙復誰爲乎？願聽陵計，勿復有云！」武曰：「武父子亡功德，皆爲陛下所成就，位列將，爵通侯，兄弟親近，常願肝腦塗地，今得殺身自效，雖蒙斧鉞湯鑊，誠甘樂之。臣事君，猶子事父也；子爲父死，無所恨，願勿復再言！」陵與武飲數日，復曰：「子卿壹聽陵言！」

武曰：「自分已死久矣，王必降武，請畢今日之驪，效死於前。」陵見其至誠，喟然歎曰：「嗟乎義士！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。」因泣下霑衿，與武決去。陵惡自賜武，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。

後陵復至北海，語武：「區脫捕得雲中生口，言太守以下，吏民皆白服，曰上崩。」武聞之，南鄉號哭，歐血，旦夕臨。數月，昭帝卽位。數年，匈奴與漢和親，漢求武等，匈奴詭言武死。後漢使復至匈奴，常惠請其守者與俱，得夜見漢使，具自道陳，教使者謂單于言：「天子射上林中，得雁，足有係帛書，言武等在某澤中。」使者大喜，如惠語以讓單于。單于視左右而驚，謝漢使曰：「武等實在。」

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：「今足下還歸，揚名於匈奴，功顯於漢室，雖古竹帛所載，丹青所畫，何以過子卿！陵雖驚駭，令漢且贖 陵罪，全其老母，使得奮大辱之積志，庶幾乎曹柯之盟，此陵宿昔之不忘也。收族陵家，爲世大戮，陵尙復何顧乎？已矣！令子卿知我心耳。異域之人，壹別長絕。」陵起舞歌曰：「徑萬里兮度沙幕，爲君將兮奮匈奴。路窮

絕兮矢刃摧，士衆滅兮名已隕。老母已死，雖欲報恩將安歸！陵泣下數行，因與武決。單于召會武官屬，前以降及物故，凡隨武還者九人。

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，詔武奉一太牢，謁武帝園廟，拜爲典屬國，秩中二千石，賜錢二百萬，公田二頃，宅一區。常惠、徐聖、趙終根皆拜爲中郎，賜帛各二百匹。其餘六人老歸家，賜錢人十萬，復終身……武留匈奴凡十九歲，始以疆壯出，及還，須髮盡白。

——前漢書——

【註釋】

①父任 蘇武父建，從衛青擊匈奴，封平陵侯。 ②移 音移，移中，馬廐名。 ③行 音杭，行輩也。

④李陵 字少卿，成紀人。以騎尉與匈奴戰，力竭而降，漢族其家，母、弟、妻、子皆伏誅。陵在匈奴二

十餘年而死。⑤長君 指武兄嘉。 ⑥除 門屏之間。 ⑦儒卿 武弟賢之字。 ⑧陽陵 在

今陝西咸陽東。⑨保宮 官吏之獄名。 ⑩王 指李陵，李陵封左校王。 ⑪區脫 區讀區，區

脫，猶言邊界，見王先謙補注。⑫鄉 同嚮，向之也。 ⑬臨 哭也。 ⑭上林 漢宮苑名。 ⑮讓

責問也。⑯賁 救也，緩也。 ⑰曹柯 春秋時，魯曹沫爲莊公與齊戰，三戰三北。莊公乃獻地

與桓公和，盟於柯。曹沫以匕首劫桓公，桓公還魯侵地。①沙幕 卽沙漠。②中 猶言滿也。

③復 免除賦役也。④須 同巖。

〔作者〕

班固 字孟堅。漢明帝時，典校祕書，續著其父彪之西漢書，未竟而卒。和帝詔其妹昭踵成之，共

一百二十卷。

二四 與蘇武詩

李陵

良時不再至，離別在須臾。①屏營衢路側，執手野②踟躕。仰視浮雲馳，③奄忽互相踰；風波一失所，各在天一隅。長當從此別，且復立斯須。欲因晨風發，送子以賤軀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嘉會難再遇，三載爲④千秋。臨河濯長纓，念子悵悠悠。遠望悲風至，對酒不能酬。行人懷往路，何以慰我愁。獨有盈觴酒，與子結⑤綢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攜手上河梁，遊子暮何之？徘徊蹊路側，恨恨不能辭。行人難久留，各言長相思。安知非日月，弦望自有時。努力崇明德，皓首以為期。

—文選—

【註釋】

- 屏營 恐懼徬徨也。
- 踟躕 猶徘徊。詩經：「搔首踟躕。」
- 奄忽 疾貌，猶倏忽也。
- 千秋 猶千年，永遠之意。
- 綢繆 猶纏綿。
- 悵悵 恨也。
- 弦望句 陰曆月半圓時名。
- 皓首 猶言白首。

【作者】

李陵 漢成紀人，字少卿，名將李廣之孫。武帝時以騎都尉將兵五千，獨與匈奴戰，力竭而降，遂留匈奴。

二二五 范式張劭

范曄

范式，字巨卿，○山陽金鄉人也，一名汜，少遊太學，爲諸生，與○汝南張劭爲友。劭，字元伯。二人並告歸鄉里。○式謂元伯曰：「後二年，當還，將過拜尊親，見孺子焉。」乃共尅期日。後期方至，元伯具以白母，請設饌以候之。母曰：「二年之別，千里結言，爾何相信之審邪？」對曰：「巨卿，信士，必不乖違。」母曰：「若然，當爲爾醞酒。」至其日，巨卿果到，升堂拜飲，盡歡而別。

○式仕爲郡○功曹。後元伯寢疾，篤，同郡○郵君章殷子○徵晨夜省視之。元伯臨盡，歎曰：「恨不見吾死友！」子徵曰：「吾與君章盡心於子，是非死友，復欲誰求？」元伯曰：「若二子者，吾生友耳！」○山陽范巨卿，所謂死友也。」尋而卒。式忽夢見元伯，○毋玄冕，垂○纓，○履履而呼曰：「巨卿！吾以某日死，當以爾時葬，永歸黃泉。子未我忘，豈能相及？」式恍然覺寤，悲歎泣下，具告太守，請往奔喪，太守雖心不信，而重違其情，許之。式便服○朋友之

服，投其葬日，馳往赴之。式未及到，而喪已發引。既至，^④壙將^⑤窆，而柩不肯進。其母撫之曰：「元伯！豈有望邪？」遂停柩。移時，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。其母望之，曰：「是必范巨卿也！」巨卿既至，叩喪言曰：「行矣！元伯！死生異路，永從此辭！」會葬者千人，咸爲揮涕。式因執紼而引柩，於是乃前。式遂留止冢次，爲修墳樹，然後乃去。

【註釋】

——節後漢書——

○山陽金鄉 山陽，郡名。漢故梁國，景帝分置。後漢屬兗州。金鄉，縣名，在今山東。○汝南 郡名。

高帝置。後漢屬豫州。○功曹 郡屬吏，掌選舉功勞。○玄冕 古天子祀羣小祀之冕服也。於

裳則黻而衣無文，卿大夫之服亦如之。○纓 音嬰，冠系也。所以結冠之組，俗曰帽帶。孟子：「清

斯濯纓。」○屣履 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也。後漢書：「屣履造門。」○朋友之服 儀禮喪

服：「朋友麻。」注云：「雖無親，有同道之恩，故相爲服總之經帶。」○壙 墓穴也。○窆 音

殓，下棺也。

【作者】

范曄 字蔚宗，南朝宋順陽人；元嘉中，累官左衛將軍太子詹事；嘗著後漢書，凡十紀，十志，八十一列傳。十志未成而曄以罪誅，梁劉昭用司馬彪續漢書之文足成之。今本共一百二十卷，有章懷太子李賢注。

二六 樂羊子之妻

范曄

河南樂羊子之妻者，不知何氏之女也。羊子嘗行路，得遺金一餅，還以與妻。妻曰：「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，廉者不受嗟來之食，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？」羊子大慚，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。

學一年來歸，妻跪問其故。羊子曰：「久行懷思，無他異也。」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：「此織生自蠶繭，成於機杼，一絲而累，以至於寸；累寸不已，遂成丈匹。今若斷斯織也，則損失成功，稽廢時日。夫子積學，當日知其所亡，以就懿德。若中道而歸，何異斷斯織乎？」羊子感其言，復還終業，遂七年不返。

妻常躬勤養姑，又遠饋羊子。嘗有他舍雞，謬入園中，姑盜殺而食之，妻對雞不餐而泣。姑怪問其故，妻曰：「自傷居貧，使食有他肉！」姑竟棄之。

後盜有欲犯妻者，乃先劫其姑，妻聞，操刀而出。盜人曰：「釋汝刀！從我者可全，不從我者，則殺汝姑。」妻仰天而歎，舉刀刎頸而死，盜亦不殺其姑。太守聞之，即捕殺賊盜，而賜妻縑帛，以禮葬之，號曰貞義。

【註釋】

——節後漢書——

①一餅 猶一片也。

②盜泉

盜泉在山東泗水縣東北。縣境之泉，凡八十有七，惟盜泉不流，餘

皆匯爲泗河。尸子：「孔子過於盜泉，渴矣而不飲，惡其名也。」

③嗟來之食

禮記檀弓篇：「有

餓者蒙袂輯履，貿貿然來，黔敖左奉食，右執飲，曰：『嗟，來食！』揚其目而視之，曰：『子惟不食嗟來之食，以至於斯也。』從而謝焉，終不食而死。」

【作者】

范曄 見本冊第二十五篇。

二二七 與阮光祿書

侯方域

僕竊聞君子處己，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。今執事之於僕，乃有不然者，願爲執事陳之！

執事，僕之父行也。神宗之末，與大人同朝，相得甚歡；其後乃有欲終事而不能者，執事當自追憶其故，不必僕言之也。大人○削官歸，僕時方少，每侍，未嘗不念執事之才，而嗟惜者彌日。及僕稍長，能讀書，求友金陵，將戒途，而大人送之曰：「金陵有御史戚公勇者，雖於我爲後進，我常心重之；汝至，當以爲師。又有老友方公孔炤，汝當持刺拜於床下。」語不及執事。及至金陵，則戚公已得罪去，僅見方公，而其子以智，余之夙交也，以此晨夕過從；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，理當謁，然而不敢者，執事當自追憶其故，不必僕言之也。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，而與執事薄，噫！亦過矣！

忽一日，有王將軍過僕，甚恭，每一至，必邀僕爲詩歌，既得之，必喜，而爲僕○貫酒，奏

伎，招遊舫，攜山屐，殷殷積旬不倦。僕初不解，既而疑，以問將軍，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：「是皆阮光祿所願交於君者也。光祿方爲諸君訴，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，庶稍滿乎！」僕斂容謝之曰：「光祿身爲貴卿，又不少佳賓客，足自娛，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？僕道之二君，必重爲兩君所絕。若僕獨私從光祿遊，又竊恐無益光祿。」辱相款八日，意良厚，然不得不絕矣。凡此皆僕平生稱量，自以爲未甚太過，而執事顧含怒不已，僕誠無所逃罪矣。

昨夕方寢，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：「左將軍兵且來，都人洶洶，阮光祿揚言於清議堂云：『子與有舊，且應之於內，』子盍行乎？」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，且恨之，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。僕與左誠有舊，亦已奉熊尚書之教，馳書止之，其心事尙不可知，若其犯順，則賊也；僕誠應之於內，亦賊也；士君子稍知禮義，何至甘心作賊！萬一有焉，此必日暮途窮，倒行而逆施，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，計無復之，容出於此，而僕豈其人耶？何執事因文織之深也？

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，而展轉蹉跎，乃至⑤嫁禍而滅人之族，亦甚違其本念。倘一旦追念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，未必不悔，悔未必不改；果悔且改，靜待之數年，心事未必不暴白天下，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。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，亦必且隨屬其後，長揖謝過，豈爲晚乎！而奈何陰毒左計，一至於此！僕今已遭亂無家，扁舟短棹，措此身甚易。獨惜執事⑥伎機一動，長伏草莽則已；萬一復得志，必至殺盡天下士，以酬其宿所不快，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，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，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。僕且去，可以不言；然恐執事不察，終謂僕於長者傲，故敢述其區區不宣！

——壯悔堂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- ①阮光祿 卽阮大鍼，魏忠賢乾兒，明思宗鑄之九鼎，比於魑魅魍魎。
- ②削官 削，奪除也，削職白削官。天啓四年，侯恂以東林黨事削籍。
- ③貫 貫酒，賒酒也。
- ④左將軍 卽左良玉，是時良

玉鎮荆襄，以糧盡欲引兵東下金陵。(五)子與句 左良玉爲侯恂舊部。(六)文織 言文法羅織，故入人罪也。(七)嫁禍 謂移禍於他人也。(八)仗 害也。

【作者】

侯方域 字朝宗，清河南商丘人，性豪邁，發憤爲古文，著有壯悔堂集。崇禎十六年，阮大鍼蜚謗朝宗，朝宗避去，爲書與大鍼，大鍼怒，日夜謀殺之，朝宗走依高傑，得免。

二八 范增論

蘇軾

漢用陳平計，間疏楚君臣，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，奪其權，增大怒曰：「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爲之，願賜骸骨歸卒伍！」歸未至，彭越、張敖發背死。

蘇子曰：「增之去善矣，不去，羽必殺增，獨恨其不早耳。」然則當以何事去增？勸羽殺沛公，羽不聽，終以此失天下，當於是去耶？

曰否，增之欲殺沛公，人臣之分也，羽之不殺，猶有君人之度也，增曷爲以此去哉？

曰：「知幾其神乎。」詩曰：「相彼雨雪，先集維霰。」增之去，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。

陳涉之得民也，以項燕扶蘇；項氏之興也，以立楚懷王孫心；而諸侯叛之也，以弑義帝。且義帝之立，增爲謀主矣，義帝之存亡，豈獨爲楚之盛衰，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，未有義帝亡，而增獨能久存者也！羽之殺卿子冠軍也，是弑義帝之兆也，其殺義帝，則疑增之本也，豈必待陳平哉！物必先腐也，而後蟲生之，人必先疑也，而後讒入之，陳平雖智，安能間無疑之主哉！

吾嘗論義帝，天下之賢主也，獨遣沛公入關，不遣項羽，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，而擢以爲上將，不賢而能如是乎？羽既矯殺卿子冠軍，義帝必不能堪，非羽弑帝，則帝殺羽，不待智者而後知也。增始勸項梁立義帝，諸侯以此服從，中道而弑之，非增之意也；夫豈獨非其意，將必力爭而不聽也，不用其言，而殺其所立，羽之疑增，必自是始矣。

方羽殺卿子冠軍，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，君臣之分未定也，力能誅羽則誅之，不能

則去之爲增計者，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！增年已七十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不於此時明去就之分，而欲依羽以成功名，陋矣！

雖然，增高帝之所畏也，增不去，羽必不亡，嗚呼，增亦人傑也哉！

——蘇東坡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○骸骨 形體之總稱。白居易詩，「病骸渾似木。」 ○彭城 縣名，今江蘇銅山縣治。 ○先集

維散 散音線，散，雪之始凝者也。 ○卿子冠軍 義帝命宋義爲上將，號曰卿子冠軍。後爲項羽

所殺。 ○項燕扶蘇 陳涉初起兵，假楚將項燕。秦太子扶蘇爲名，號召人心。 ○項梁 楚將項

燕之子，項羽之叔父。

【作者】

蘇軾 字子瞻，號東坡居士，宋眉山（蘇洵之長子）人。文章縱橫奔放，雄視百世，詩詞書畫亦有名。

二九 藺相如完璧歸趙

司馬遷

藺相如者，趙人也。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。趙惠文王時，得楚和氏璧。秦昭王聞之，使人遺趙王書，願以十五城請易璧。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，欲予秦，秦城恐不可得，徒見欺。欲勿予，即患秦兵之來。計未定，求人可使報秦者，未得。宦者令繆賢曰：「臣舍人藺相如可使。」王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臣嘗有罪，竊計欲亡走燕，臣舍人相如止臣曰：『君何以知燕王？』臣語曰：『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，燕王私握臣手曰：『願結友！』以此知之，故欲往。』相如謂臣曰：『夫趙強而燕弱，而君幸於趙王，故燕王欲結於君；今君乃亡趙走燕，燕畏趙，其勢必不敢留君，而束君歸趙矣。君不如肉袒伏斧，質請罪，則幸得脫矣。』臣從其計，大王亦幸赦臣。臣竊以爲其人勇士，有智謀，宜可使。」於是王召見，問藺相如曰：「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，可予不？」相如曰：「秦強而趙弱，不可不許。」王曰：「取吾璧，不予我城，奈何？」相如曰：「秦以城求璧，而趙不許，曲在趙；

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，曲在秦；均之二策，寧許以負秦曲。」王曰：「誰可使者？」相如曰：「王必無人，臣願奉璧往，使城入趙而璧留秦；城不入，臣請完璧歸趙。」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。

秦王坐於章臺，見相如。相如奉璧奏秦王，秦王大喜，傳以示美人及左右。左右皆呼萬歲。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，乃前曰：「璧有瑕，請指示王！」王授璧，相如因持璧卻立，倚柱，怒髮上衝冠，謂秦王曰：「大王欲得璧，使人發書至趙王，趙王悉召羣臣議，皆曰：『秦貪，負其疆，以空言求璧，償城恐不可得。』議不欲予秦璧。臣以爲布衣之交，尙不相欺，況大國乎！且以一璧之故，逆疆秦之驩，不可。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，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。何者，嚴大國之威，以修敬也。今臣至，大王見臣列觀，禮節甚踞，得璧傳之美人，以戲弄臣。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，故臣復取璧。大王必欲急臣，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！」相如持其璧睨柱，欲以擊柱。秦王恐其破璧，乃辭謝固請，召有司案圖，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。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，實不可得，乃謂秦王曰：「和氏璧，天下所

共傳實也。趙王恐，不敢不獻。趙王送璧時，齋戒五日，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，設⊕九賓於廷，臣乃敢上璧。秦王度之，終不可疆奪，遂許齋五日。舍相如⊖廣成傳舍。相如度秦王雖齋，決負約，不償城，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，從徑道亡，歸璧於趙。

秦王齋五日後，乃設九賓禮於廷，引趙使者蘭相如。相如至，謂秦王曰：「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，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；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，故令人持璧歸，間至趙矣。且秦疆而趙弱，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，趙立奉璧來；今以秦之疆，而先割十五都予趙，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！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，臣請就⊕湯鑊，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。」秦王與羣臣相視而⊖嘻。左右或欲引相如去，秦王因曰：「今殺相如，終不能得璧也，而絕秦趙之驩，不如因而厚遇之，使歸趙。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！」卒廷見相如，畢禮而歸之。

相如既歸，趙王以爲賢大夫，使不辱於諸侯，拜相如爲上大夫。秦亦不以城予趙，趙亦終不予秦璧。

【註釋】

①質 劉刃也。 ②章臺 臺名。 ③瑕 玉上斑病也。 ④驢 同歡。 ⑤九賓 卽周禮九儀贊禮者，九人也。 ⑥廣成 傳舍之名。 ⑦湯鑊 烹人之酷刑。 ⑧嘻 驚怒之聲。

【作者】

司馬遷 字子長，生於龍門，繼父業，爲太史公。李陵降匈奴，武帝怒甚，遷言陵忠，帝因下之獄，施腐刑。遷乃發憤著史記，起黃帝，迄漢武，凡一百三十卷。

三〇 魯仲連義不帝秦

劉向

秦圍趙之。①邯鄲，②魏安釐王使將軍③晉鄙救趙，畏秦，止於④蕩陰，不進。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，因平原君⑤謂趙王曰：「秦所以急圍趙者，前與齊潛王爭強爲帝，已而復歸帝，因以齊故。今齊益弱，方今唯秦雄天下，此非必貪邯鄲，其意欲求爲帝。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，秦必喜，罷兵去。」平原君猶豫，未有所決。

魯仲連義不帝秦

此時魯仲連適遊趙，會秦圍趙，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，乃見平原君曰：「事將奈何矣？」平原君曰：「勝也何敢言事？百萬之衆折於外，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，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，今其人在是，勝也何敢言事？」魯連曰：「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，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。梁客新垣衍安在？吾請爲君責而歸之。」平原君曰：「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。」平原君遂見新垣衍，曰：「東國有魯連先生，其人在此，勝請爲紹介，而見之於將軍。」新垣衍曰：「吾聞魯連先生，齊國之高士也，衍人臣也，使事有職，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。」平原君曰：「勝已泄之矣。」新垣衍許諾。

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。新垣衍曰：「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，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。今吾視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，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？」魯連曰：「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，皆非也。今衆人不知，則爲一身彼秦，棄禮義，^④上首功之國也，權使其士，虜使其民，彼則肆然而爲帝，過而遂正於天下，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，吾不忍爲之民也，所爲見將軍者，欲以助趙也。」新垣衍曰：「先生助之奈何？」魯連曰：

「吾將使梁及燕助之，齊楚固助之矣。」新垣衍曰：「燕則吾請以從矣，若乃梁，則吾乃梁人也，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？」魯連曰：「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，使梁睹秦稱帝之害，則必助趙矣。」

新垣衍曰：「秦稱帝之害將奈何？」魯連曰：「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，率天下諸侯而朝周，周貧且微，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。居歲餘，周烈王崩，諸侯皆弔，齊後往，周怒，赴於齊曰：『天崩地坼，天子^④下席。東藩之臣田嬰，齊後至，則斫之。』威王勃然怒曰：『叱嗟！而母婢也！』卒爲天下笑。故生則朝周，死則叱之，誠不忍其求也。彼天子固然，其無足怪。」新垣衍曰：「先生獨未見夫僕乎？十人而從一人者，寧力不勝，智不若耶？畏之也。」魯連連曰：「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？」新垣衍曰：「然。」魯連連曰：「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。」新垣衍怏然不悅曰：「嘻！亦太甚矣，先生之言也！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。」

魯連連曰：「固也，待吾言之。昔鬼侯、鄂侯、文王，紂之三公也。鬼侯有子而好，故

入之於紂，紂以爲惡，醢鬼侯。鄂侯爭之急，辯之疾，故脯鄂侯。文王聞之，喟然而歎，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，而欲令之死。曷爲與人俱稱帝王，卒就脯醢之地也？

「○齊閔王將之魯，○夷維子執策而從，謂魯人曰：『子將何以待吾君？』魯人曰：『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。』夷維子曰：『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？彼吾君者，天子也，天子巡狩，諸侯辟舍，納筦鍵，攝衽抱几，視膳於堂下，天子已食，退而聽朝也。』魯人投其籥，不果納，不得入於魯。將之薛，假涂於鄒。當是時，鄒君死，閔王欲入弔。夷維子謂鄒之孤曰：『天子弔，主人必將○倍殯柩，設北面於南方，然後天子南面弔也。』鄒之羣臣曰：『必若此，吾將伏劍而死。』故不敢入於鄒。鄒魯之臣，生則不得事養，死則不得○飯含，然而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，不果納。今秦萬乘之國，梁亦萬乘之國，俱據萬乘之國，交有稱王之名，睹其一戰而勝，欲從而帝之，是使三晉之大臣，不如鄒魯之僕妾也。且秦無已而帝，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，彼將奪其所謂不肖，而予其所謂賢，奪其所憎，而與其所愛。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，爲諸侯妃姬，處梁之宮，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？而將軍又何以得

故寵乎？」

於是新垣衍起，再拜，謝曰：「始以先生爲庸人，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。吾請去，不敢復言帝秦。」秦將聞之，爲卻軍五十里。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，擊秦，秦軍引而去。

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，魯仲連辭讓者三，終不肯受。平原君乃置酒，酒酣，起，前以千金爲魯連壽。魯連笑曰：「所貴於天下之士者，爲人排患，釋難，解紛亂，而無所取也；卽有所取者，是商賈之人也；仲連不忍爲也。」遂辭平原君而去，終身不復見。

戰國策

【註釋】

①邯鄲 趙之都城，今河北邯鄲縣。

②魏安釐王 名圜，釐一作嬴。

③晉鄙 魏將，爲魏公子

無忌所殺。

④蕩陰 今河南湯陰縣。

⑤平原君 名勝，武靈王之子。

⑥以齊故 蘇代說齊

潛王去帝號，秦因亦去帝號。

⑦鮑焦

周代隱士，廉潔自守，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。

⑧上首功

魯仲連義不帝秦

秦法，斬一人首，賜爵一級。④下席 守喪禮也。⑤鬼 殷時國名，史記作九侯，地當今河南境。

⑥鄂 殷時國名，當今湖北武昌境。⑦牖里 地名，史記作姜里。⑧齊閔王 卽齊湣王。

⑨夷維子 人名，以邑爲姓者。⑩倍 同背。⑪飯含 用米或玉實死者口中，曰飯含，古禮也。

【參考】

①戰國策 簡稱國策，漢劉向襄集先秦諸人所紀戰國時事而成者。②魯仲連 齊之高士，遊

於趙。此卽在趙時事也。

三一 享福與吃苦

種因

現在我國人的大毛病，是只圖享福，不願吃苦。一般做父母的，常常以爲年紀大了，應該享福，享不到福，便嘆命苦，便悲福薄。有許多青年人，也作如是想，看見人家享福，羨慕得很；即使勉強他們暫耐辛苦，而他們的欲望，他們的希冀，總是準對享福的方面去進行的。甚至只要文憑，不肯考試；只求異性伴侶，不在學業上努力；只望「做到人上

人，」不願「吃得苦中苦。」這種觀念，雖不敢說普遍在一般青年的腦筋當中，但至少有一部分，甚至有一大部分，我們不得不注意，不得不覺悟。

我們不必希望做「人上人。」我既是人羣中的一分子，就當盡人的一分責任。沒有農夫，那裏有飯吃？沒有瓦匠木匠，那裏有房子住？沒有工商，那裏有物品？沒有效命沙場的戰士，那裏可以克服敵人，保護我們的安全？沒有嘔心絞腦的學者，那裏會有著述，安慰我們的精神？我們生活上的一切需要，都靠無量數的勞動者——無論是勞心或勞力——辛辛苦苦地來供給，我們若不也吃一點苦，也盡一點責，非但對不住他們，又何以對得住自己呢？

特殊階級的人，坐享特殊的生活權利，或擁遺產，或發橫財，或領乾薪。他們用不着吃苦，也不肯去吃苦，詩經上說：「哿矣富人，哀此惇獨。」這真是人羣的蠹蟲。我們須知最可敬的，是世上大多數的平民，他們做一天人，幹一天事，他們的生命，完全是靠吃苦來撐持的。他們是生產者，是建設者，社會國家靠了他們才有進步。我們不要羨慕特

殊階級的人，我們應該加入平民隊伍中去共同努力。

我們翻開歷史來看，古今中外，幾多聖賢豪傑，那一箇不是從吃苦中磨練出來的？
佛世尊身為王子，多福多樂，獨願捨家入山，苦修六年，睡在曠野中樹林下，穿着死人遺下的衣服，每日僅吃幾粒豆子幾粒芝麻，維持生命，這是多麼苦惱，而他獨處之泰然，所以成爲教主。孔子一車二馬，周遊天下，寧受天下人揶揄，而救世之心，終不稍減，奔波之苦，迄未掛懷；這種吃苦的精神，尤其是我們應該崇拜的。再看晉朝名臣陶侃，他活得不耐煩，每天要搬磚頭；英國名相格蘭斯頓，每日午飯後要劈一點鐘柴；難道他們一箇要做瓦匠，一箇要做火伕嗎！笑話，笑話，他們決不是的。他們不過借此鍛鍊吃苦的精神，恐怕身體安逸了，將來不能做事。他們的用心，是很深的。

論語說：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難矣哉！」大學又說：「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。」王陽明解說：「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，只有一種懶散精神，漫無着落，便是萬惡淵藪，便是小人無所忌憚處。」朝鮮人每天起身，箇箇都是托着一壺茶，啣着一根長烟

袋，坐在樹下納涼，望去如神仙中人，何嘗不舒服！何嘗不享福！就此一點，便是亡國的根源！前清末年，京城裏旗人箇箇總靠一分口糧，舒舒服服過日子，箇箇都是鎮日地拿着一箇雀籠，口裏哼着幾句京腔，暮氣沉沉，那裏還能夠支持國家得住？

我們不怕享不到福，只怕吃不來苦。享福吃苦，都是有代價的。以吃苦始者，方能以享福終。要事業成功，必先備嘗艱苦，而後有苦盡甜來之境。孟子說：「人之有德慧術智者，恆存乎疢疾。獨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慮患也深，故達。」又說：「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」這是磨練意志的最好機會，這是成功立業的①不二法門。

諸位青年啊！你現在很失意嗎？你家裏窮嗎？沒有錢買書，沒有力量升學嗎？你身子很單薄嗎？你腦筋遲鈍，不能做艱難的功課嗎？你想改科貪圖省事嗎？你過慣了學校生活，就過不慣家庭生活嗎？你自以爲是少爺階級上流身分，叫你酒掃應對，布衣惡食，你就不願意嗎？你假如存着這種心思，你的前途還有什麼希望？

奉勸諸位得意莫歡欣，失意莫苦惱！享福不爲福，吃苦不爲苦！孟子曰：「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。」宋儒又說：「少年得志大不幸！」現在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，正志士努力工作之日，摩頂放踵，有所不恤，那裏可以偷安旦夕，享福自娛？

我們雖不敢說有范文正公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氣概，但至少要有陶侃格蘭斯頓的勤勞耐苦的精神。至少要屏除一切烟、酒、賭的不良嗜好，刻苦勉勵去建立自己的前途。這是我對於諸位的一點貢獻！

【註釋】

○王守仁 字伯安，明餘姚人。倡「知行合一」之學說。嘗築室陽明洞，世稱陽明先生。○不二法門 本佛家語，爲佛家求道之一法門，由此可直窺聖道，乃八萬四千法門中第一法門也。

三二 自爲與爲人

杜威演講
胡適譯記

(一)緒論 上次我曾解釋自私的性質，講自私並非由處心積慮審思詳察而來

的，是由太大意，無想像力，一時爲外物所惑，就不覺利己忘人。今天和下次我要討論「自爲」與「爲人」。這箇問題，理學先生討論得很詳細。Egoism 這箇字，原出拉丁訓我。Altruism 也出拉丁，訓他。我們可以譯他做「利己」和「博愛」。自愛博愛，自尊尊人，爲己謀，爲人謀。到底有什麼關係呢？所以道德的問題，是要調和自爲和爲人，總要兼顧兩全，一舉兩得纔好。真正自爲，並不是自私，自私不可有，自爲不可無。人人都有自愛的義務，自己的身體，應盡力養護，自己的心靈，應盡力發達。自己的財產權利名譽，都有愛惜保護的天職，所以對人對己，都有責任，應當審思詳慮，權度利害，纔能得折中之道。

(二) 一般人對於克己的誤解 什麼是克己自損，犧牲自己？有些理學家說，他本身就是道德。這話有點偏激，因爲他們對於利人博愛，看得過重，以爲欲利人，必先自損，欲博愛，必先犧牲，人我不能兩全，所以不能不舍此全彼。還有些人的議論，更進一層說，自爲是罪惡，對於自己，無義務之可言。所以那苦行真修的僧道，衣蠶褐，食藜藿，絕飲食，

離羣索居，屏去一切娛樂，寂滅種種情緒，甚至錐股戕形，自貪痛苦，以爲如是纔算克己，纔算犧牲。這種流弊，都是從以自損爲道德之學說來的。這種人在今日自然很少，但是社會上還有人以爲娛樂傷性，應該避樂尋苦。我嘗見兩箇美國小孩，討論蘋果的仁和肉孰好。他們說仁的味苦，所以好，肉味甜，所以不好，這也可謂避樂尋苦了呵。

(三) 反駁前說之理由 反對前說的，大約有三種理由：

(甲) 己達然後能達人，己立然後能立人。若專從事自損，一己都不能自立，還能有益社會嗎？況且自損是消極的，不能積極去創造建設，更覺無用了。自爲和爲人，並不是絕對的相反，實在是相成。譬如我們寶重自己身體，練成精悍的軀幹，那嗎，不但自己受益，社會上也多一箇有用的人才了。要是體弱多病，不但自己受損，社會多加一分負擔了。又大抵體弱多愁，最易動氣，別人看到，更覺討厭。自己愛惜肉體，就有這許多利益，若自己愛護精神，利益更可想見了。犧牲自己，克己自損的真義，到底是什麼呢？我說犧牲並非犧牲自己，是貶損箇人若干的幸福罷了。譬如人不吃肥甘，他並不是自損，是損食，

是犧牲他食肉的娛樂罷了。又如飽了不多吃，也不是犧牲自己，是犧牲自己剩下的菜飯罷了。這種犧牲自損，有常識，有判斷力，不惑近利而亂大謀。我們不但看見未來禍害，犧牲一時娛樂以自利，還要想到社會幸福，貶損自己權利以利人。纔算是真正的犧牲自損。譬如別人有病或讀書的時候，我們斷不能在他旁邊彈琴吹笛去擾亂他。所以我們吹彈的娛樂，是因爲想到他人幸福而犧牲的，世界娛樂實在很多，我們不能都享受，一定要擇，既有所擇，便有所去了。娛樂的價值，又不一樣，有遠而大的，近而小的，最要的一次要的，我們更應該選擇了。因爲娛樂不能盡取，要慎擇，所以不能不犧牲一部分的權利了。

(乙)犧牲自己，是矯飾不自然，好像有點拂逆人性。要是人想到犧牲，也一定想到報酬，犧牲愈大，報酬應當愈厚，不在其身，必在子孫，不在現在，必在來生。望報而行善，就非真正的道德了。況且這種矯飾勉強的人，生活也很無聊，性情也一定剛燥，使人討厭他。

(丙)自愛的總能愛人，要是不愛自己的人格，還能愛他人的人格嗎？自尊的纔能尊人，自爲的纔能爲人。世界上所受的痛苦，頭一箇是自私，第二箇是不自尊，不自尊就是不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，不能謀新生活新發展，社會就永無進步的希望了。假使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價值，社會一定有變化，有進步。所以自尊自爲的人，不但要注意自己身體教育財產權利，還要有積極的自表。(Selfassertion)

(四)自表自尊之重要 我們常常自問，爲什麼我要生爲什麼要生在這箇世界？我們既然生於斯，長於斯，自然有我們固有的地位，和我們固有的責任。天生人，各有特長，各有異能，並非兩片豌豆，形狀功用，都一樣的。我既然和人不同，自有我應作的事，自然要堂堂的做一箇人，要獨自表異，是表白我們的理想主張和信仰罷了。比方四馬駕一車，一馬趑趄不前，他不但荒棄應盡責務，還阻止他馬的進行。社會也如此，要想進步，一定要人人勉勵奮發，急起直追纔好，不然，就成害羣之馬了。有些人說獨自表異，近於躁進無禮，但是自表並不是好露頭角，是要表白貫徹一己主張思想，使人家都歸於正

道，有什麼無禮的地方呢？要是怕人嘲罵，就改變信仰，還能算堂堂丈夫嗎？

自尊也是尊他自己的理想主張，要實行貫徹，嘲罵毀謗，一概不管。人有反對我們理想的，我們亦可平心和他討論，但斷不可舍己從人，因為自尊者人恆尊之。要是人不自尊，任人魚肉，就養成弱肉強食的風氣。美國文豪哥克說：「人家要打我，我也願意讓他，不過我讓了他，他就以為別人也可欺，要得寸進尺了。所以為保護別人起見，我就不能讓他了。」所以自尊是一種社會的道德，要自尊自表，纔能保護他人的權利。總而言之，自損和犧牲，算不得道德，積極的道德，是自表自尊自為，是我們對己對人應盡的天職。

(五) 自培自發之重要 上次講自為和為人的比較，自私和博愛的關係，今天要繼續討論。我上次說自為並非自私自利。自私是損人利己，壟斷權利；自為是自尊自表，是積極的德行，是排俗論，倡正道。所以自尊自表，是簡人的天職。但是還有一個要點，就是自培自發 (Self-cultivation and Self-development)，培養自己的性情好惡，發展

自己的特長，換一句話說，就是求教育。我講箇故事給你們聽。有箇富翁要出門，把銀子吩咐三箇家人管理，兩箇拿錢去經商生利。一箇把錢鎖在箱裏，主人回來，自然要獎勵那兩箇能生利的僕人。天才 (Talent) 這箇字，在希臘文原訓銀錢，以後纔有天賦的才能資秉等解釋。天賦我們才能，好像主人付託我們銀錢，要利用去經商生息，所以天才也要發展擴大纔好。教育的功用，就是發展天才，所以人人都應該培養鍛鍊發展利用他的天秉。要是大部分人都想受教育，都有求學向上的志願，世界進步不更快嗎？要是人人有理智的奢望，發揚蹕厲，自培自發，社會進化不更快嗎？譬如兩箇社會，一箇姑息偷懶，假仁假義，一箇努力自愛，各展天才，我想努力的自愛社會，進步一定更快。

(六) 折中自爲和爲人之標準 前段和第七次演辭，都討論自爲。總而言之，自爲的人，第一要寶重身體，第二要自尊自表，第三要自培自發。現在要講爲人了。在未講以前，我還有幾句話，就是自爲爲人，難得折中之道，自表自尊過當，便是自私，便是侵犯他人利權，蔑視他人人格。爲人過當，便是姑息養奸，煦煦之仁，反足害人。人類有種天然的

情緒，就是以不得社會的讚美爲羞恥。要是受了社會的攻擊，就犧牲自己主張，去博社會的歡心。知恥雖然是德的基礎，但是有時也能戕賊簡性，束縛思想，喪失自尊自愛的觀念。我講社會的情緒時，說真正的領袖、大改革家、科學家、社會家，都有特立獨行的情操，力排俗論，犧牲虛名浮譽，以貫徹他的主張，不肯阿世媚俗。阿世媚俗的弊病，多從爲人過當生出；所以爲人太過，也能阻滯進化。自爲爲人的折中之道，實在很難，沒有箇最良的標準。我現在提出兩箇要點，或者不無小補。(1)應該鑑別社會的近利和遠利。譬如我們介紹一種新學說，起初雖然遭人笑罵，好像不利，但是後來總能得人信仰，造福社會。(2)應該了解爲人的真義。有些人心面不一，假愛人的名，行自私的實，圓滑、譎詐、怯懦、好名。明明是阿世媚俗，他還說和光同塵，明明是畏譏避謗，他還說謙沖好讓。總而言之，我們應該注意兩件事：第一要犧牲社會的近利以成社會的大福；第二要真正爲人，不可夾雜一毫私意。

(七)爲人 仁愛慈善博愛等，都是爲人，爲人有三種方法：(1)各盡本職。我們盡

本分就是間接服務社會的妙法，工程師專心建築，就是服務社會。他不容想到爲人造福，要是想到，心分意亂，房子也蓋不好，社會受害更大了。醫生也是如此，要是苦心勞意的想救人，病也醫不好了。所以爲人不必念念存仁，只要安分守己的去做他應做的事。

(2) 通功易事。慈善事業，有利有弊，專去救貧恤災，常常使人自暴自棄，專靠旁人幫助，養成依賴的習慣。所以給乞丐錢，就是製造新乞丐，那些乞丐，除了瘋老殘疾，大概都是不自愛重，好吃懶做，你給他錢，你自己得了箇慈善的好名，那些乞丐可就受害不淺了。所以要助人，最好能使他自立自救，不要旁人的幫助。現在是社會改造的時候，一切制度都受批評。我們對於一箇制度，應該發一問題，這制度是助人呢？還是使人自助呢？使人獨立自食其力呢？還是教人依賴做寄生生物呢？英國有句俗語說：「天助自助者。」所以慈善事業並不是真正的仁愛。通觀以上兩點，可得一箇結論：要是非瘋老殘疾，非遭意外危險，萬萬不能幫助他。頂好的慈善事業，是通功易事，互相幫助。我們助人，雖然不希望他報我的德，也盼望他能做社會生利的分子。不然，受恩的仍然生依賴心，施

恩的也得不償失了。平常的人，做了一點慈善事，就趾高氣揚，因為有望報的心，有自私自好的心，算不得慈善。慈善是助人自立，是通功易事，是改良境遇，使貧富貴賤有平等發展的機會，使貧的有正業，有職務，能自食其力。愛國不專當兵打仗，各能盡其職，或通功易事，改良境遇，就是愛國。(3)團體合作。就是聚攏許多人各盡其職，一心一力去謀公共利益。他們有公共的目的，有組織的分工，有秩序的進行，所以彼此都得益。他們雖然沒想到幫助人，卻間接的助人不少。以上所講的三種方法——各盡其職，通功易事，和團體合作——都是間接的慈善事業。總而言之，自爲爲人並不是相反；各盡本職，不但是爲己，也是爲人；通功易事，改良境遇，和團體合作，都是人我兼利，一舉兩得的事。

【參考】

本文爲杜威演講，由胡適口譯而筆記者。

三三三 范文正公論

黃永年

士無英偉冠世之氣，不足特起於末流；無○痼瘵天下之心，不足澤被於一世。孟子曰：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○周子曰：「志伊尹之所志。」是志也，氣也，士之有振衰式靡之責者，不可一日而無者也。今夫氣蓋一鄉，則一鄉齷齪委靡頹敗之習，有所不能染。氣蓋一國，則一國齷齪委靡頹敗之習，有所不能染。氣蓋天下，則天下齷齪委靡頹敗之習，有所不能染。惟其自立也高，故所見也遠。及其顯也，天下亦翕然從之。是故其意念之所經營，知慮之所譬畫，皆迥然絕異於世俗之所爲。當其未出，衆日相與接，亦末由闕之耳！嗟乎！觀於宋范文正公，士可不早自立也哉！

⑤五季以來，風衰義喪，士惟知苟榮貪位，⑥四維既絕，人紀淪亡。宋初頹風猶是也，⑦范質、王溥，無論己，⑧寇準以命世之英，方罷中書，卽求使相，已復附會天書，以圖干進。蓋風習移人，賢者不免，百有餘年於此矣。范公出而厲⑨廉隅，振名節，其取舍辭受，進退出處，斷然有所不苟，世俗所謂寵辱、毀譽、得失、死生、禍福、利害，浩然一無足動其意。天下之士，聞范公之行，惕然始知有恥，而爭趨於名義之重，宋之風俗，爲之一變，非其氣之清

明剛大，烏能興之！

其自秀才時，卽以天下爲己任；飲食寤寐，惓惓皆經世澤物之心。其學自兵刑、錢穀、水泉、農政、職官、邊陲、險塞，無所不周。一旦出而用之也，皆取諸懷而素具。始在憂中，遺執政書，極論天下事。他日爲政，皆不易其說。故其言曰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」其言然，其行亦然，非所謂大丈夫之事與！④眞仁之世，賢相多矣！然功存於廟社，澤及於一時，若夫功在名教，道師百世，使天下聞風，頑廉懦立，則惟公一人而已！

⑤光嶽氣偏，士風攸墮，下者懷溫飽，上者希名位，詩書用爲竿牘，道義假爲清談，後先相師，⑥輪蹄一軌，古大人豪傑之志業，久絕於斯人之夢寐，宜乎齷齪委靡頹敗而無覩也。儒者之言曰：「立志以帥氣。」夫氣也，何以必待於帥之哉？世之隱，足以賊吾氣者甚衆；而人之生也，資非大賢，清明之氣，受於天者無多。入世以後，污濁橫流，浸漬衍溢，不能固存其清明之禮，則日漸隨波逐漈，沒身而已，安望其能自樹立也！吾故因論范公之人而及此，士之有志者，可以省矣！

【註釋】

○痼瘵 音通關，疾患痛苦也，今用爲憂患民生疾苦之意。○周子 卽周敦頤，宋理學家，語見

近思錄。○五季 後梁、後唐、後晉、後漢、後周。○四維 管子：「禮、義、廉、恥，國之四維。」○五范

質王溥 皆後周人，其後降宋太祖者。○寇準 字平仲，華州人，大中祥符八年，準罷中書，託人

語王旦求爲使相；天禧三年，朱能詐爲天書，寇準以聞上，由是再用。○廉隅 物之邊角，用喻人

之節操品度。○眞仁 宋眞宗仁宗。○光嶽 三光五嶽。○輪蹄 輪有轍，蹄有迹，用喻人

之行爲事蹟。

【參考】

范仲淹 字希文，宋吳郡人。自少讀書，卽以天下爲己任，爲宋名相，卒諡文正。

【作者】

黃永年 字靜山，清江西人。少好學，以文章名，乾隆進士。著有南莊類稿。

三四 論語八章

子曰：「○飯蔬 ○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

葉公問孔子於○子路，子路不對。子曰：「女奚不曰：『其爲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』云爾！」

子曰：「賢哉 ○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」

子曰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」

子曰：「默而○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！」

子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○丘者焉，不如○丘之好學也。」

○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「夫子聖矣乎？」孔子曰：「聖則吾不能，我學不厭而教不倦。」

也。」子貢曰：「學不厭，知也；教不倦，仁也；仁且知，夫子既聖矣！」

子曰：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抑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！」公西華曰：「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」

【註釋】

①飯 音反，食也。 ②食 音飼，食物。 ③子路 卽季路，孔子弟子。 ④回 卽顏淵之名，孔子

弟子。 ⑤識 音志，記憶也。 ⑥丘 孔子之名，舊時避諱，讀如某。 ⑦子貢 卽端木賜，孔子弟

子。 ⑧公西華 孔子弟子，名赤。

【參考】

論語 所記爲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，當時弟子各有所記，孔子既卒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，故曰論語。以上八章，取其論爲學者集之。

三五 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

朱光潛

——實用的科學的美感的——

一切事物都有幾種看法。你說一件事物是美的或是醜的，這也祇是一種看法。換一個看法你說牠是真的或是假的；再換一種看法你說牠是善的或是惡的。同是一件事物，看法有多種，所看出來的現象也就有多種。

比如園裏那一棵古松，無論是你，是我，或是任何人，一看到牠，都說牠是古松。但是你從正面看，我從側面看，你以幼年人的心境去看，我以中年人的心境去看，這些情境和性格的差異，都能影響到那古松的面目。古松雖祇是一件事物，你所看到的和我所看到的古松卻是兩件事。假如你和我各把所得的古松的印象畫成一幅畫，或是寫成一首詩，我們倆藝術手腕儘管不分上下，你的詩和畫與我的詩和畫相比較，卻有許多重要的異點。這是甚麼緣故呢？這就由於知覺不完全是客觀的，各人所見到的物的形相，都帶有幾分主觀的色彩。

假如你是一位木商，我是一位植物學家，另外一位朋友是畫家，三人同時來看這棵古松。我們三人可以說同時都「知覺」到這一棵樹，可是三人所「知覺」到的卻是三

個不同的東西。你脫離不了你的木商的心習，你所知覺到的，祇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幾多錢的木料。我也脫離不了我的植物學家的心習，我所知覺到的，祇是一棵葉爲針狀，果爲球狀，四季常青的⊖顯花植物。我們的朋友——畫家——什麼事都不管，只管審美。他所知覺到的，祇是一棵蒼翠勁拔的古松。我們三人的反應態度也不一致，你心裏盤算牠是宜於架屋或是製器，思量怎樣去買牠，砍牠，運牠。我把牠歸到某類某科裏去，注意牠和其他松樹的異點，思量牠何以活得這樣老。我們的朋友卻不這樣東想西想，他祇在聚精會神的觀賞牠的蒼翠的顏色，牠的盤屈如龍蛇的線紋，以及牠的那一般昂然高舉，不受屈撓的氣概。

從此可知這棵古松並不是一件固定的東西，牠的形相隨觀者的性格和情趣而變化。各人所見到的古松的形相，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映照。古松的形相，一半是天生的，一半也是人爲的。極平常的知覺，都帶有幾分創造性；極客觀的東西之中，都有幾分主觀的成分。

美也是如此。有審美的眼睛，纔能見到美。這棵古松對於我們的畫畫的朋友是美的，因為他去看牠時就抱了美感的態度。你和我如果也想見到牠的美，你須得把你那種木商的實用的態度丟開，我須得把植物學家的科學的態度丟開，專持美感的態度去看牠。

這三種態度有什麼分別呢？

先說實用的態度。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維持生活。既要生活，就要講究如何利用環境。「環境」包含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內，這些人和物有些對於我的生活有益，有些對於我的生活有害，有些對於我不關痛癢。我對於他們於是有愛惡的情感，有趨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動。這就是實用的態度。實用的態度起於實用的知覺，實用的知覺起於經驗。小孩子初出世，第一次遇見火，就伸手去抓牠，被牠燒痛了；以後他再遇見火便認識牠是什麼東西，便明瞭牠是燒痛手指的；火對於他於是有意義。事物本來都是很混亂的，人爲便利實用起見，纔像被火燒過的小孩子，根據經驗，把四圍事物

分類立名，說天天吃的東西叫做「飯」，天天穿的東西叫做「衣」，某種人是朋友，某種人是仇敵，於是事物，纔有所謂「意義」。意義大半都起於實用。在許多人看，衣除了是穿的，飯除了是吃的，女人除了是生小孩的一類意義之外，便尋不出其他意義。所謂「知覺」就是感官接觸某種人或物時心裏明瞭他的意義。明瞭他的意義，起初都祇是明瞭他的實用。明瞭實用之後，纔可以對他起反應動作：或是愛他，或是惡他，或是求他，或是拒他。木商看古松的態度便是如此。

科學的態度則不然。牠純粹是客觀的、理論的。所謂客觀的態度，就是把自己的成見和情感完全丟開，專以「無所爲而爲」的精神去探求真理。理論是和實用相對的。理論本來可以見諸實用，但是科學家的直接目的卻不在實用。科學家見到一個美人，不說「我要去向她求婚，她可以替我生兒子」；他祇說「我看她這人很有趣，我要來研究她的生理構造，分析她的心理組織」。科學家見到一堆糞，不說「牠的氣味太壞，我要掩鼻走開」；他祇說「這堆糞是一個病人排泄的，我要分析牠的化學成分，看

看有沒有病菌在裏面」科學家自然也有見到美人就求婚，見到糞就掩鼻走開的時候；但是那時候他已經由科學家還到實際人的地位了。科學的態度之中，很少有情感和意志；牠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動，是抽象的思考。科學家要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尋出事物的關係和條理，歸納個物於概念，從原理演繹個例，分出某者爲因，某者爲果，某者爲特徵，某者爲偶然性，植物學家看古松的態度便是如此。

木商由古松而想到架屋、製器、賺錢等等，植物學家由古松而想到根、莖、花、葉、日光、水分等等，他們的意識都不能停止在古松本身上面；不過把古松當作一塊踏腳石，由牠跳到和牠有關係的種種事物上面去。所以在實用的態度中和科學的態度中所得到的事物的意象，都不是獨立的、絕緣的、觀者的注意力都不是專注在所觀事物本身上面的。注意力的集中，意象的孤立絕緣，便是美感的態度的最大特點。比如我們的畫畫的朋友看古松，他把全副精神都注在古松的本身上面，古松對於他便成了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。他忘記他的妻子在家裏等柴燒飯，他忘記松樹在植物教科書裏叫做

顯花植物。總而言之，古松完全占領住他的意識，古松以外的世界，他都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了。他祇把古松擺在心眼面前當作一幅畫去玩味；他不計較實用，所以心中沒有意志和慾念；他不推求關係、條理、因果等等，所以不用抽象的思考。這種脫淨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動，叫做「直覺」；直覺所見到的孤立絕緣的意象，叫做「形相」。美感經驗就是形相的直覺，美就是事物呈現形相於直覺時的特質。

實用的態度以善爲最高目的，科學的態度以真爲最高目的，美感的態度以美爲最高目的。在實用的態度中，我們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對於人的利害，心理活動偏重意志；在科學的態度中，我們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間的相互關係，心理活動偏重抽象的思考；在美感的態度中，我們的注意力專在事物本身的形相，心理活動偏重直覺。真、善、美，都是人所定的價值，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質。離開人的觀點而言，事物都混然無別，善、真、偽、美、醜就漫無意義。

○顯花植物 對隱花植物而言，亦稱有花植物，爲植物中之開花結實生種子而繁殖者，分被子植物、裸子植物二類。

【作者】

朱光潛 見本册第十三篇。

三六 醉翁亭記

歐陽修

○環滁皆山也，其西南諸峯，林壑尤美，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漸聞水聲潺潺，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，釀泉也。峯回路轉，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，醉翁亭也；作亭者誰？山之僧曰智仙也；名之者誰？太守自謂也。太守與客來飲於此，飲少輒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號曰醉翁也；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；山水之樂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

若夫日出而林霏開，雲歸而巖穴暝，晦明變化者，山間之朝暮也。野芳發而幽香，佳

木秀而繁陰，風霜高潔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間之四時也。朝而往，暮而歸，四時之景不窮，而樂亦無窮也。至於負者歌於塗，行者休於樹，前者呼，後者應，僂僂提攜，往來不絕者，滁人遊也。臨溪而漁，溪深而魚肥，釀泉爲酒，泉香而酒冽，山肴野蔌，雜然而前陳者，太守宴也。宴酣之樂，非絲非竹，射者中，弈者勝，觥籌交錯，起坐而誼誨者，衆賓懼也。蒼顏白髮，頽乎其中者，太守醉也。已而夕陽在山，人影散亂，太守歸而賓客從也。樹林陰翳，鳴聲上下，遊人去而禽鳥樂也。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。醉能同其樂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；太守謂誰？廬陵歐陽修也。

——歐陽永叔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○滁州 卽今安徽滁縣，滁水流經其東南境。歐陽修曾知是州。○射 指投壺之戲以矢投壺中，故云射。○觥籌交錯 觥，酒器；籌，行酒令之籌牌；交錯，言觥籌授受雜亂也。

【作者】

歐陽修 字永叔，號六一居士，吉州廬陵人。幼時家貧，得母教，舉進士。爲文初尙駢儷，後乃爲古文，溫純平易，爲宋代一大家。著有新唐書、新五代史及六一居士集。

三七 新城遊北山記

晁補之

去○新城之北三十里，山漸深，草木泉石漸幽。初猶騎行石齒間。旁皆大松，曲者如○蓋，直者如○幢，立者如人，臥者如○虯。松下草間，有泉○沮洳伏見，墮石井，鏘然而鳴。松間藤數十尺，因蜿蜒如大蛇，其上有鳥，黑如○鴝鵒，赤冠長喙，俛而啄，磔然有聲。

稍西一峯高絕，有蹊○介然僅可步，繫馬石嘴，相扶攜而上。篁篠仰不見日，如此四五里，乃聞雞聲。有僧布袍躡履來迎，與之語，○愕而顧，如麋鹿不可接。頂有屋數十間，曲折依崖壁爲○欄楯，如○蝸鼠繚繞，乃得出，門牖相值。既坐，山風颯然而至，堂殿鈴鐸皆鳴，二三子相顧而驚，不知身之在何境也。

且暮皆宿。於時九月，天高露清，山空月明，仰視星斗，皆光大如適在人上。窗間竹數

十竿相摩，聲切切不已。竹間梅棕，森然如鬼魅，離立。突鬢之狀。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。遲明皆去。既還家，數日猶恍惚若有遇，因追記之。後不復到，然往往想見其事也。

——雞肋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○新城 今浙江新登縣，本三國吳之新城縣。五代吳越改名新登。宋復名新城，屬杭州餘杭郡。

○蓋 此言松之屈曲蟠結者，如傘蓋也。按釋名：「蓋在上，覆蓋人也。」曰繖，曰傘，皆蓋之別稱。

○幢 此言大松之矗然直立，形如旌幢也。按幢，音撞，旌旗之屬。見說文新附。 ④蚪 同虬，說文：

「蚪，龍子有角者。」此言松形如龍也。 ⑤沮洳 詩魏風：「彼汾沮洳。」注：「沮洳，水浸處，下濕地也。」

⑥蜿蜒 音宛延，蛇行也。焦氏易林曰：「蛇行蜿蜒，不能上坂。」 ⑦鳩鴿 音劬欲，段

玉裁說文注曰：「今之八哥也。」 ⑧介然 孟子盡心：「山徑之蹊間，介然用之而成路。」說文：

「介，畫也。」介然，猶云畫然。 ⑨睟 直視貌。 ⑩欄楯 階際檻也。王逸曰：「縱曰欄，橫曰楯。」

⑪蝸鼠 蝸牛及鼠也。 ⑫突鬢 蓬髮也。

【作者】

晁補之，宋人。字无咎，少善屬文。十七歲從父官杭州，萃錢塘山川風物之麗，著七述，以謁通判蘇軾。軾先欲有所賦，讀之，歎曰：「吾可以閣筆矣。」由是知名。舉進士，試開封及禮部別院，皆第一。以禮部郎中出知河中府，徙湖密果三州，主管鴻慶宮。還家，葺歸來園，自號歸來子。大觀末，起知達泗二州，卒。補之才氣飄逸，嗜學不倦。工書畫，文章溫潤奇卓，出於天成。有《雞肋集》、《晁无咎詞》。

三八 遊記二篇

柳宗元

始得西山宴遊記

自余爲①僇人，居是州，恆②惴惴，其③隙也，則④施施而行，⑤漫漫而遊，日與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窮迴溪，幽泉怪石，無遠不到，到則披草而坐，傾壺而醉；醉則更相枕以臥，意有所極，夢亦同趣；覺而起，起而歸。以爲凡是州之山，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。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

「止四百！」余憐而售之。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，皆大喜，出自意外。卽更取器用，剗刈穢草，伐去惡木，烈火而焚之；嘉木立，美竹露，奇石顯。

由其中以望，則山之高，雲之浮，溪之流，鳥獸魚之遨遊，舉熙熙然迴巧獻技，以效茲邱之下。枕席而臥，則清冷之狀與目謀，漑漑之聲與耳謀，悠然而虛者與神謀，淵然而靜者與心謀。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，雖古好事之士，或未能至焉。

噫！以茲邱之勝，致之^①禮、鎬、鄴、杜，則貴游之士爭買者，日增千金，而愈不可得。今棄是州也，農夫漁父，過而陋之，價四百，連歲不能售；而我與深源克己，獨喜得之，是其果有遭乎？書於石，所以賀茲邱之遭也！

——柳河東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① 僂人 僂，音六，辱也。子厚以罪貶永州，故自稱僂人。又僂亦通戮，司馬遷報任安書：「重爲鄉黨所戮笑，以污辱先人。」
② 惴慄 音贅栗，憂懼之態也。
③ 隙 音義同隙，罅也。此言閒暇之時。

三九 前赤壁賦

蘇軾

○壬戌之秋，七月○既望，蘇子與客泛舟游於○赤壁之下。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。舉酒屬客，誦○明月之詩，歌○窈窕之章。少焉，月出於東山之上，徘徊於斗牛之間。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。縱○一葦之所如，凌○萬頃之茫然。浩浩乎如○馮虛御風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飄飄乎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○登仙。

於是飲酒樂甚，○扣舷而歌之。歌曰：「桂棹兮蘭槳，擊○空明兮○泝○流光。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！」

客有吹○洞簫者，倚歌而和之，其聲嗚嗚然，如怨，如慕，如泣，如訴，餘音嫋嫋，不絕如縷，舞幽壑之潛蛟，泣孤舟之○嫠婦。

蘇子愀然，正襟危坐。而問客曰：「何爲其然也？」

客曰：「『○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』此非○曹孟德之詩乎？西望○夏口，東望○武

昌，山川相繆，鬱乎蒼蒼，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？方其破荊州，下江陵，順流而東也，舳艫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醜酒臨江，橫槊賦詩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！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，侶魚蝦而友麋鹿。駕一葉之扁舟，舉匏樽以相屬。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。挾飛仙以遨遊，抱明月而長終。知不可乎驟得，託遺響於悲風。」

蘇子曰：「客亦知夫永與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；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也。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；而又何羨乎？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爲聲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子所共適。」

客喜而笑，洗盞更酌，肴核既盡，杯盤狼籍，相與枕藉乎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①壬戌 宋神宗元豐四年。 ②既望 月之十六日也。十五日爲望，故十六日爲既望。 ③赤壁

赤壁有三，皆在湖北。曹操敗處在嘉魚東北，蘇子所遊在黃岡城外。潘稼堂赤壁詩：「亦知孫曹

爭戰處，遠在鄂渚非齊安。聊借英雄發感慨，移山走海聘筆端。」正曉事人語。 ④明月之詩

月之詩，或謂指詩陳風月出篇：「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，舒窈糾兮，勞心悄兮。」蘇子據首句言，遂以

「明月」名篇。 ⑤窈窕之章 指月出篇首章。窈糾猶窈窕，皆疊韻，爲形容美好之詞。見辭通卷

十四。 ⑥一葦 喻小舟也。 ⑦萬頃 百畝曰頃，萬頃極言其廣也。 ⑧馮虛御風 馮，音義同

憑；御風，「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。」見莊子。 ⑨羽化 道家謂成仙曰羽化。謂其能生羽翼，飛

升變化，出於天地之外也。 ⑩扣舷 擊船邊也。 ⑪空明 謂月映水中也。 ⑫泝 同溯，音訴，

逆流而上曰泝。 ⑬流光 月光與波光俱流動也。 ⑭洞簫 簫之無底者曰洞簫。 ⑮嫠婦

嫠，音釐，無夫之婦曰嫠婦。 ⑯月明二句 曹操短歌行之句。 ⑰曹孟德 曹操字。 ⑱夏口

今湖北夏口縣。 ⑲武昌 今湖北武昌縣，仍爲省會。 ⑳繆 音了，同繆。 ㉑周郎 卽三國吳

周瑜，字公瑾。 ㉒荊州 後漢荊州刺史治漢壽，故城在今湖南武陵縣東北。三國吳徙治南郡，歷

代遂以其地爲荊州。民國廢，今江陵縣，卽舊府治也。 ①江陵 今湖北江陵縣。 ②舳艫 音逐

盧，船尾爲舳，船首爲艫。 ③醜 音師，醜酒，酌酒也。 ④槩 矛也。矛長一丈八尺曰槩。 ⑤江渚

江中之小洲。 ⑥蜉蝣 小蟲，朝生暮死，壽命最短。 ⑦逝者如斯 逝者，指水也。《論語》：「子在

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」 ⑧盈虛者 指月也。 ⑨一瞬 目動曰瞬，喻至短之時也，

⑩狼藉 雜亂貌。 ⑪枕藉 枕，去聲；坐臥其上曰藉。

【作者】

蘇軾 見本册第二八篇。

四〇 詩詞三首

短歌行

曹操

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。何以解憂？惟有 ①杜康。 ②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但爲君故，沈吟至今。 ③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賓，鼓瑟吹

笙，明明如月，何時可掇？憂從中來，不可斷絕。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，契闊談讌，心念舊恩。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繞樹三匝，何枝可依山不厭高，水不厭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。

赤壁歌

李白

①二龍爭戰決雌雄，赤壁樓船掃地空。烈火張天照雲海，周瑜於此破曹公。君去滄江望澄碧，鯨鯢唐突留餘迹。一一書來報故人，我欲因之壯心魄。

念奴嬌 赤壁懷古

蘇軾

大江東去，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，人道是三國係吳赤壁。亂石崩雲，驚濤掠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。遙想公瑾當年，小橋初嫁了，雄姿英發。羽扇綸巾，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。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。人生如夢，一尊還酹江月。

【註釋】

①杜康 本人名，能造酒，後因稱酒爲杜康。

②青衿二句 見詩鄭風子衿篇。毛傳：「青衿，青領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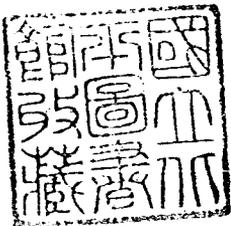
也。學子之所服。」
 ③鹿鳴四句 見詩小雅鹿鳴篇。
 ④掇 拾取也。
 ⑤枉用相存 枉，曲也。
 存，問也。
 ⑥周公 周公攝政，禮賢下士，一沐三握髮，一食三吐哺，言其勤政愛才也。
 ⑦二龍 指曹操孫權。
 ⑧小喬 喬玄之女，嫁周瑜。
 ⑨綸巾 綸音闌；綸巾，青絲綬所製巾也。諸葛亮所創，見三才圖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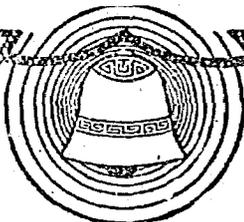
【作者】

曹操 字孟德，為漢大將軍，進丞相，及子丕，遂篡漢位。

李白 字太白，唐詩人，世稱謫仙。

蘇軾 見本册第二十八篇。

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

初用
道國文精選

(共六册)

第五册 定價國幣九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原編校選者

汪懋祖

原選注者

汪定奕 張聖瑜 沈榮齡
許夢因 周侯子

重選注者

張裕光

發行所

吳秉常

印刷所

正中書局

發行所

正中書局

(2370)

H. 52
31143

